

別冊 17

臺灣文獻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行政局長水野道

依
稟
議

明治廿九年正月廿八日

署

見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月

日

月

年

基層文獻

別冊 17

目錄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通霄李氏公廳的
客家祭儀活動 2

文·圖／廖經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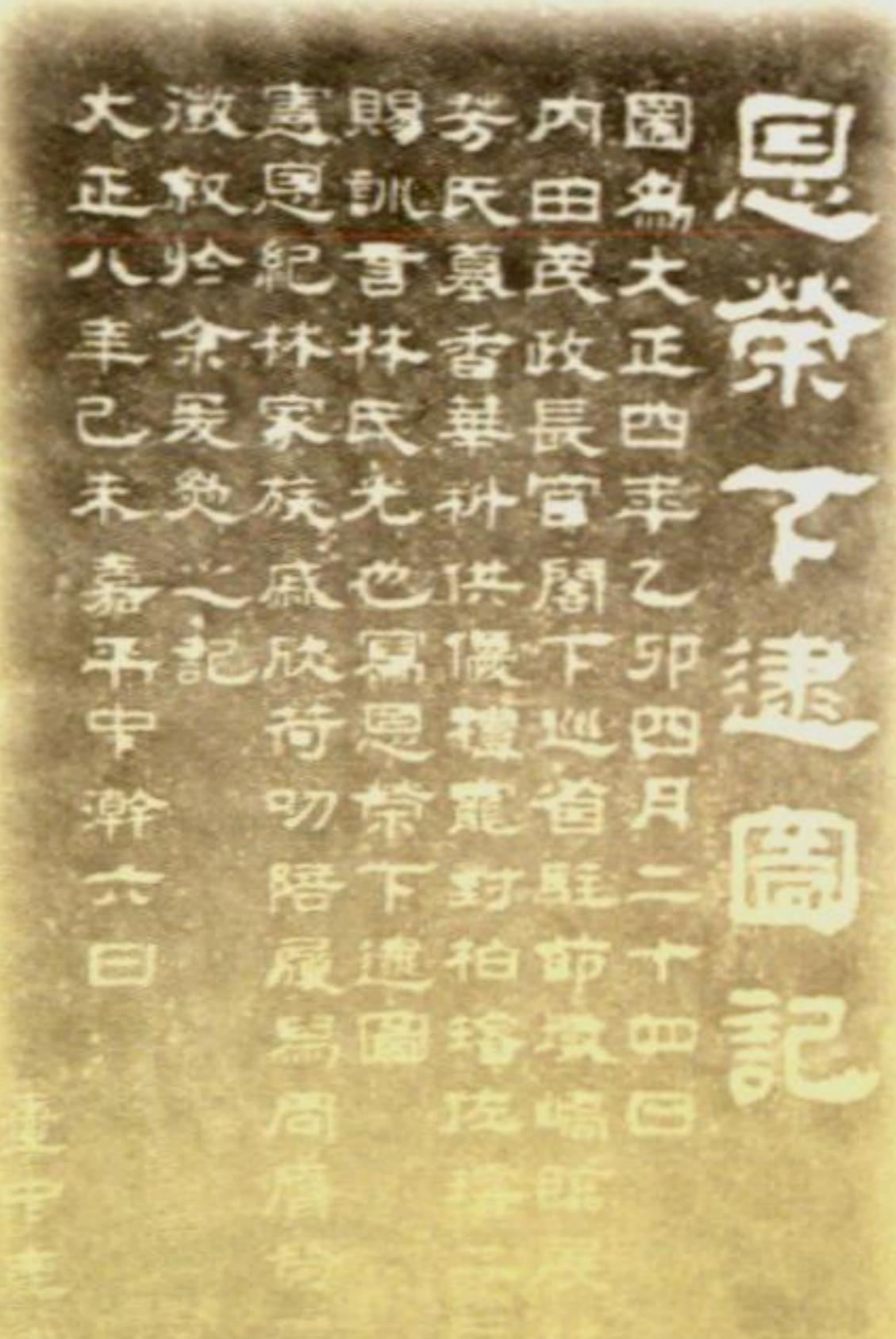
日治時期唯一的軍務局長
一立見尙文 9

文／陳文添 圖／劉澤民



古碑依舊在 恩榮幾度秋—
社口林振芳墓園石刻溯源由
(下) 16

文／劉澤民



日式唐風虎尾寺 25

文／黃文榮



花蓮縣秀林鄉境內的九宛祠與銅門祠 32

文・圖／潘繼道



「中壢神社」狛犬移鎮「忠義祠」 41

文・圖／陳盛增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典藏服飾文物賞析(五)
—雲肩 60

文・圖／鄭惠美

通霄李氏公廳的 客家祭儀活動

文・圖／廖經庭

通霄李氏來台祖李緯烈（應龍，字德萬），生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三十九年（1774）渡海來台，定居於彰化東勢角土牛（今台中縣石岡鄉），嘉慶二十三年（1843）時，攜六子三女來到苗栗發展，六子為騰蘭、騰桂、騰清（朝勳，字建初，欽旌五世同堂）、騰華、騰彬、騰祥等。《苗栗縣志》內曾提及李緯烈移居銅鑼拓墾發展之情形：

李緯烈，監生；嘉應州長樂縣人。自幼，能得親心。隨父渡臺，始居彰屬，以勤起家。值林爽文亂，徙住貓裏；後居銅鑼灣澗窩莊，素喜周急。道光六年漳、泉互鬪，以粥賑難民；因而就食日多，舍無隙地，一時賴以活者數百人。行年七十三，預知壽盡；至期，正其衣冠端坐，以「孝友」囑子孫，言畢瞑目而逝。所舉男女，皆壽。迄今孫枝昌熾為苗地冠，人皆以為德惠所致云。¹

¹ 沈茂蔭，《苗栗縣志》（第二冊），卷十四〈列傳・先正〉，頁20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九種，民國51年12月。

李緯烈育有子孫六房，長子李騰蘭從事農業；次子李騰桂從商，與竹塹郊商「李陵茂」合資經營「萬興商號」；三子李騰清精於岐黃，多才多藝，負責總理澗窩家務，奉祀父母，李騰清醫名卓著，於道光、咸豐之時常被官紳聘請，尤其更為淡水廳同知朱材哲所器重，便委託李騰清及其弟李騰華訓練鄉勇，隨著官員剿匪，因而得以被保舉為六品職銜，而李騰清之子李時珍賞藍翎千總；李騰華之子李逢春賞六品銜、李逢時賞五品銜。

道光十七年（1837）李緯烈六個兒子分產別居，三子李騰清即遷往通霄拓墾生活，到了晚年共有子孫七十二人，光緒十五年（1889）高壽八十七歲時，五代同堂，因而受到清廷政府表揚。

據《苗栗縣志》卷八〈祥異考（人瑞 兵燹附）〉云：

李朝勳，銅鑼灣澗窩莊人，庠生鍾萼祖。年八十七歲。五代同堂：子五、孫二十有一、曾孫四十有四、元孫二（本光緒十三年舉報事實冊）。光緒十五年，御准旌表。²

光緒皇帝准於旌表「五代同堂」的聖旨送抵李家時，李騰清已去世一年多，當時正值客家人掃墓時節，李騰清的後代準備前往李騰清墓前掃墓，因此每年掃墓李騰清後代皆會返回李氏公廳，「重現」當年接聖旨的情景。後來「御准旌表五代同

2 《苗栗縣志》（第二冊），卷八〈祥異考（人瑞 兵燹附）〉頁131。



圖1／祭祖情形



圖2／「五世同堂」匾額

堂祭典」也成為苗栗通霄地區重要的一項祭祖文化展演活動。民國九十一年（2002）起，李氏公廳與政府文教單位合作舉行「客家祭儀展演」活動，以彰顯其事蹟。

今年（2006）農曆一月二十九日（國曆二月二十六日）上午，筆者特地前往訪談採錄祭祖活動，發現李氏公廳的祭祖儀式簡單而隆重，李氏宗親長老將聖旨擺於祭桌上，於頌唸完祭文後，祭祖儀式便告結束。李氏公廳「客家祭儀展演」活動展現出異於其他家族祭祖的紀念方式，古人古裝與古樂隊的祭典展演，成為李騰清家族祭祖活動中，最重要的一項文化表徵。所擺設的祭品站雞、站鴨、筍干玉兔等牲禮，在許多祭祖場合中很難見到，深具文化傳承的社會意涵，也顯示出客家人特殊的牲禮，介紹如下以饗讀者。

「站雞」與「站鴨」代表「起家立業」之意，李氏族人先將雞鴨內臟掏空，再用竹子撐起脖子及底座，翅膀及腳用竹子和月桃製成的繩子固定，滾燙成型；雞鴨用油網覆蓋，其用意是讓雞鴨鮮活美麗，希望討好祖先。「福腳」是將豬的大腿肉切成圓形，使其樣貌似官帽一般，中間切十字畫出一洞，相連的豬腳穿洞而出，象徵子孫出頭天之意。「玉兔」的作法是先將豬肚內填滿筍乾，再依形狀塑造而成。而豬羊都使用全隻且生的豬羊當牲禮，表示祭祖非常隆重，並告知祖先使用的祭品都是活生生祭獻的牲禮。

長樂縣是今日五華縣的舊稱，通霄李家原來自長樂縣，使



圖3 / 祭儀活動中所展示的聖旨



圖4 / 站雞與站鴨



圖5 / 福腿



圖6 / 玉兔

用五華客語，但來到以四縣客語為強勢族群的苗栗地區，改操四縣客語；今日通霄地區屬於閩南族群聚集之地，客語在閩南語強勢語言的影響之下，通霄李氏家族已逐漸產生語言改變的現象。苗栗海線地區（後龍鎮、通霄鎮、苑裡鎮）逐漸成為閩南族群佔優勢的地區，而客語勢力也逐步從苗栗海線地區消退，通霄李家在閩南語的影響之下，受閩南語的影響極大，而在李氏公廳「客家祭儀展演」活動中，四縣客語與閩南語交叉使用的現象（例如：他們所邀請的掃角隊成員，來自於同樣為苗栗海線的苑裡鎮，使用閩南語溝通、交談），便說明通霄李家語言深受到閩南語之影響。通霄李家雖定居於閩南族群較多之地，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閩南語與外人交談，但在祭儀場合中李家族人仍使用客語與祖先溝通，這顯示通霄李家族人不忘本的精神。而通霄李家族人也在每年反覆不停的祭儀操演活動中，強化祖先記憶，也維繫家族力量。

（廖經庭 中央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日治時期唯一的軍務局長 —立見尚文

文／陳文添 圖／劉澤民

日本治臺五十年餘，統理軍事業務機構迭有變更。首任樺山資紀總督時期，設立陸軍局、海軍局轄理在臺陸海軍各項業務。在翌（1896）年4月復行民政後，依據敕令第88號公布的臺灣總督府條例規定，設立民政、軍務二局。另依敕令第116號發布臺灣總督府軍務局官制，規定軍務局屬臺灣總督管轄，為掌理陸海軍軍政及軍令機構。臺灣總督在必要時可以動用陸海軍，這是連日本總理大臣都未能擁有的動用軍力的軍令權限。這種臺灣總督的特有權限一直持續到1919年文官總督出現才有所轉變。但是臺灣陸海軍軍令軍政全由一機構統轄的時間並不長，到隔年的1897年10月，同樣以敕令發布臺灣總督府官制、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條例、臺灣總督府海軍幕僚條例。因之也廢止了1896年4月制訂之臺灣總督府條例以及臺灣總督軍務局官制。雖總督仍具動用陸海軍之權限，但已分別由陸軍幕僚及海軍幕僚這二機構行使陸海軍各自的軍令、軍政權了。在這一年六個



立見尚文戎裝照。（翻拍自1979年東京每日新聞社出版《日本陸軍史》第369頁）

月期間，擔任軍務局長的是陸軍少將立見尙文，出身在明治維新時和天皇軍隊相抗衡的「賊軍」，卻又多次擊敗天皇軍隊。維新後憑著實力晉升，在日俄戰爭留下赫赫武勳，終得以晉升到陸軍大將這陸軍軍人夢寐以求的職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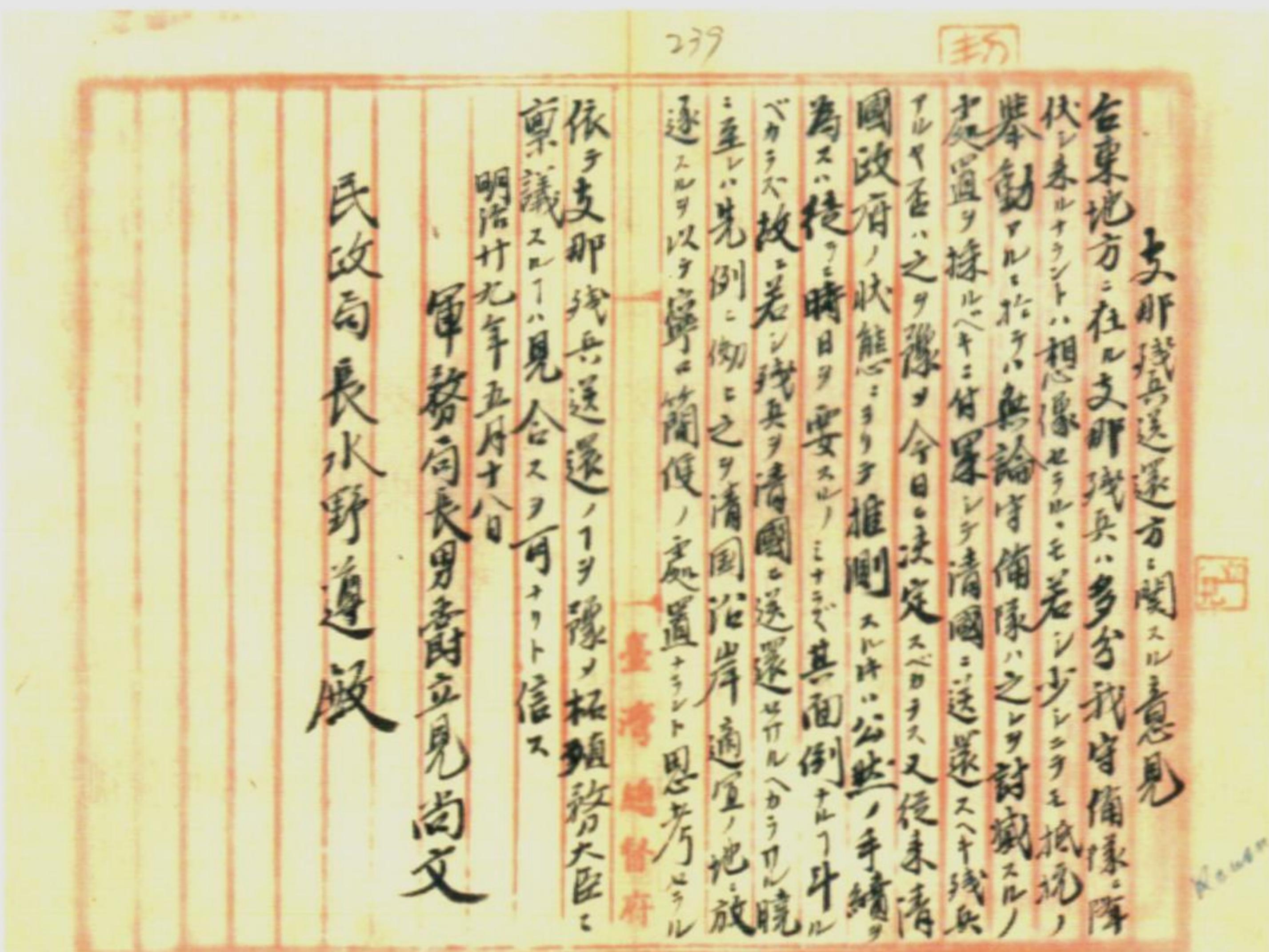
立見尙文原名鑑三郎，出身桑名藩（地在日本三重縣），1868年維新戰爭發生後，追隨藩主松平定敬到江戶（今

1896年4月12日立見軍務局長函知水野遵民政局長，已由總督訓令各旅團長及憲兵司令官，不分良民或匪徒住家皆嚴禁焚燬，可想見之前日軍燒民宅情況當甚嚴重。（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檔案000000610320199、000000610320200）

東京），江戶城即今日之皇居因談判開城交維新軍隊後再到今北日本新潟縣柏崎地方。在這桑名藩分封地藩王組織抗戰隊伍，時年24歲的鑑三郎就是實際總指揮官。他企圖在此處挽回戰局，採行神出鬼沒積極果敢的機動作戰方法，讓桑名兵士善戰之名遠播各地。尤其今新潟長岡戰役上，擊潰後來的明治元勳山縣有朋率領的精銳部隊，擊殺山縣有朋盟友兼副司令官時山眞八，頗令山縣爲之氣短，也不得承認是維新戰役的最大失敗。但個人及小部隊的活躍終未能挽回戰局，不得不在1868年9月歸順朝廷。

就在立見鑑三郎於北日本轉戰各地之時，1895年10月死於臺灣臺南的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當時則以輪王寺宮公現法親王的僧職身分，於東京上野兵敗後，乘坐幕府軍艦轉赴日本東北地方，即今福島縣會津市及宮城縣仙臺市諸地，被此地反對京都朝廷諸藩組成的奧羽越聯盟推舉爲盟主，1868年6月甚至成立東北朝廷，自號「東武皇帝」，對維新政府採行幾等於背叛的措施。但情勢日非，終於也被迫降伏。由部下承擔罪責，本人被送回京都家中軟禁多時，才獲得赦免後留學德國。在維新戰役期間，立見尚文及能久親王兩人都值二十餘歲英年，應有會見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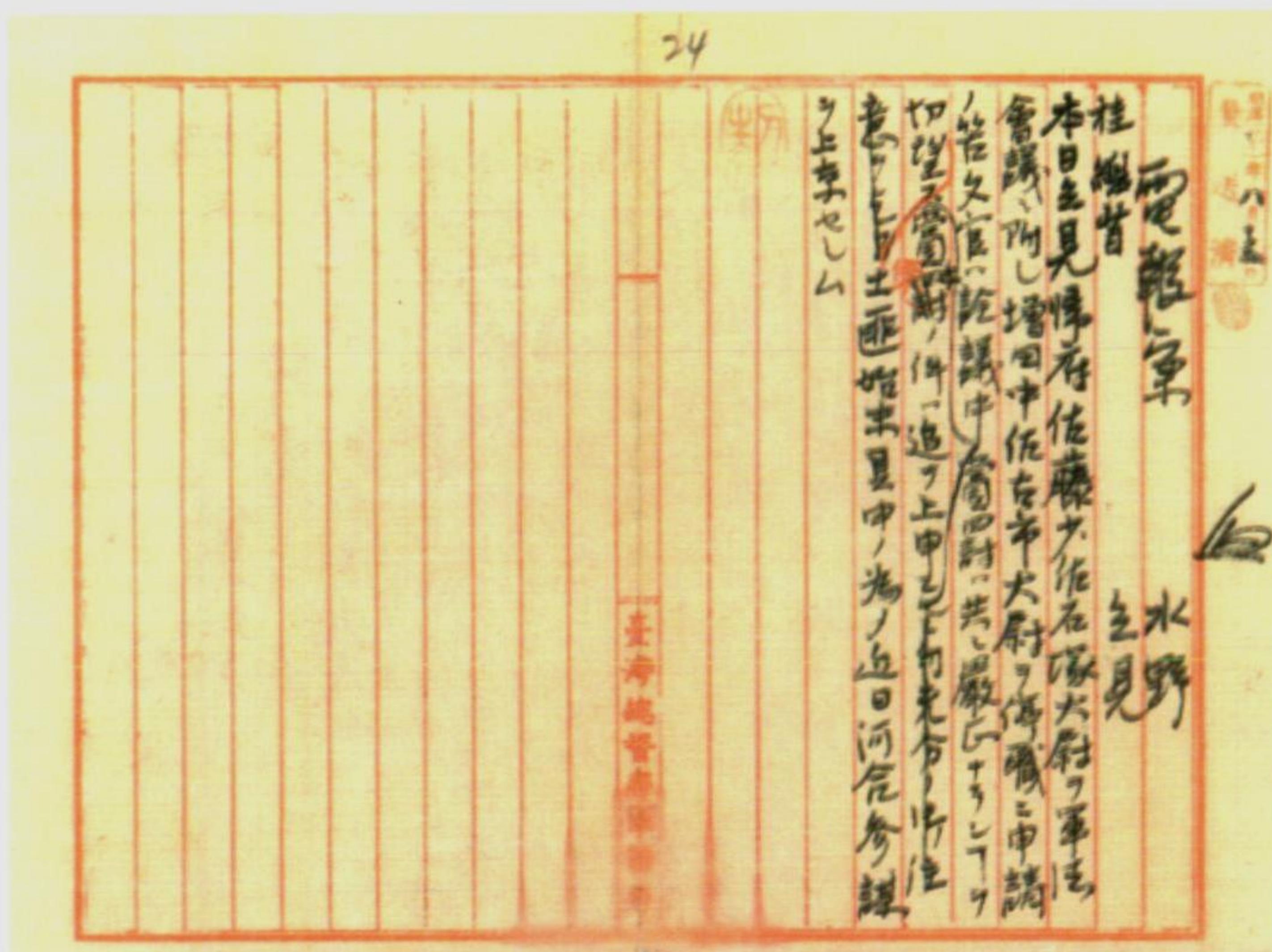
維新戰役結束，獲赦免後立見鑑三郎改名立見尚文，仍走向軍旅之途。1877年曾率領部隊參與西南戰爭，當年的「賊軍」竟然會受命攻打維新部隊主帥西鄉隆盛，不難想像他心中當有



立見軍務局長認為，1896年時仍留在台灣東部清兵，可權宜由總督府送返大陸沿海地方，不必經日本駐清國領事辦理正式手續。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檔案000000930060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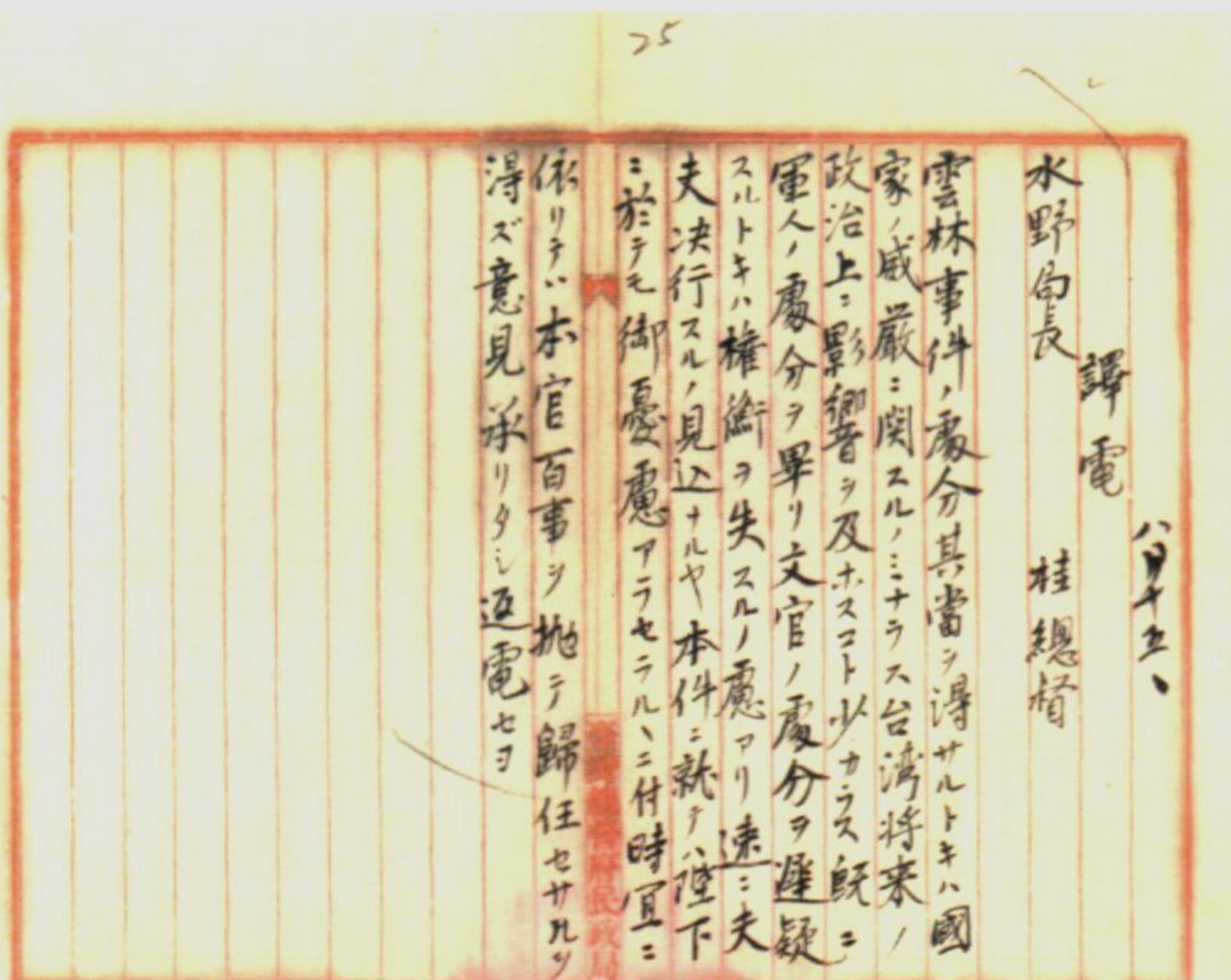
無限的感慨。甲午戰爭時他已升任少將為第10旅團長，因軍功論功行賞獲封男爵躋身華族之列。1896年1月任陸軍大學校長，不久調來臺灣擔任軍務局長，原陸軍大學校長職務則由原臺灣總督府參謀長陸軍少將大島久直接任。這段軍務局長在職期間，日本在臺北、臺中、臺南各設一混成旅團，主要任務即在於維持治安及平定各轄境內的反抗事件。但是這短短一年半軍務局長任職期間，總督即換了3位，旅團長也常有更動。不惟總督治績不彰，鎮壓反抗軍的情況也並不理想，惡名昭彰的雲林事件，也是在這時期發生。為實際需要，他命令各旅團開鑿道路，計畫編組由漢民族及熟蕃組成的軍隊（護鄉兵），也曾向乃木希



立見、水野二局長聯名通知在東京桂太郎總督，已處分雲林事件軍方相關人員，並準備提報獎賞人員及派河合操參謀赴京說明。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檔案000001170040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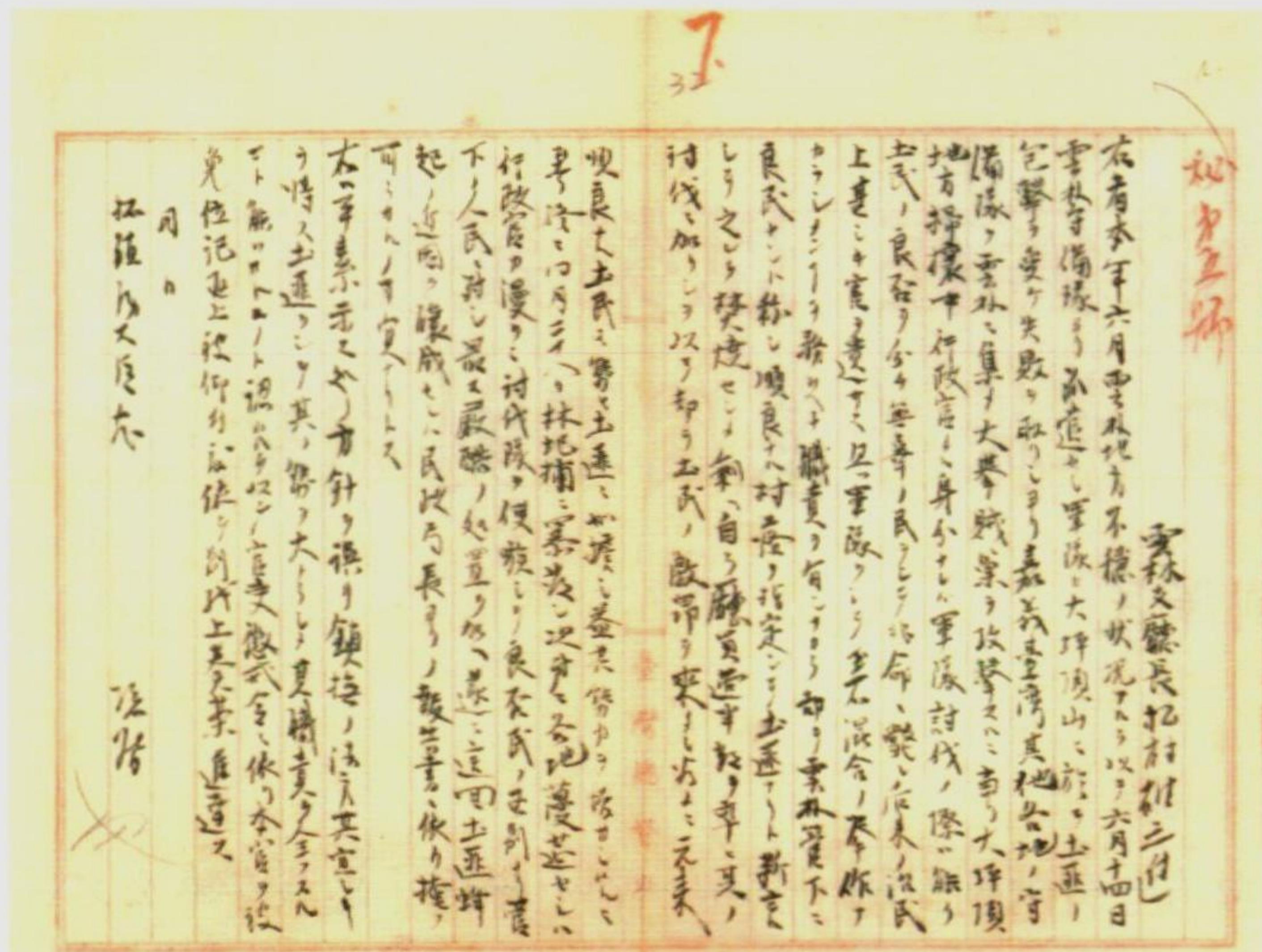
典總督提出臺灣全島應依開發程度分區訂定適宜的統治方策之意見書，在在可見努力尋求突破的痕跡。在軍務局長廢止之後，他改擔任陸軍幕僚參謀長，未及一年的1898年10月即獲晉升陸軍中將，補新設立的第8師團長職位。第8師團是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以俄國領銜干涉歸還遼東半島，乃視之為假想敵。國會通過陸軍新設第7到第12共6個師團。第8師團總部設在以櫻花美麗知名的青森縣弘前市，兵員由青森、岩手、秋田、山形四縣人組成。因為預定和寒帶地區的帝俄軍隊作戰，師團進行極為嚴格的寒地作戰訓練。所以曾經在1902年1月，於八甲田山進行寒訓時，有官兵二百人以上死於暴風雪之中，這是日本軍事史上



1896年8月在東京桂太郎總督復電對於未處分文官極表不滿，且說明明治天皇關切此事件，若有必要本人準備拋開一切，返台處理。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檔案000001170040025）

的大慘劇，至今該地仍靈異傳聞不斷。第8師團在1904年日俄開戰前即進行動員，但在隔年一月才正式投入戰場。1905年1月25日，俄軍發動冬季攻勢，日本在滿州總司令部卻誤判情勢，認為在如此嚴冬並無發動攻勢的理由，先命令第8師團棄守在遼陽北方的黑溝台，及瞭解是俄軍冬季大攻勢之後，才增派2師團反攻。血戰4天，由第4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主導的滿州軍總司令部，將增援2師團亦納入立見師團長指揮之下。師團長皆直屬天皇不相統屬，須上置軍司令官始有指揮師團之權，此種異例措施，也顯現上層人員對他的重視。之後他採行壯烈的夜襲作戰讓俄軍不支潰走，雖付出慘重人命代價，終於也讓日方最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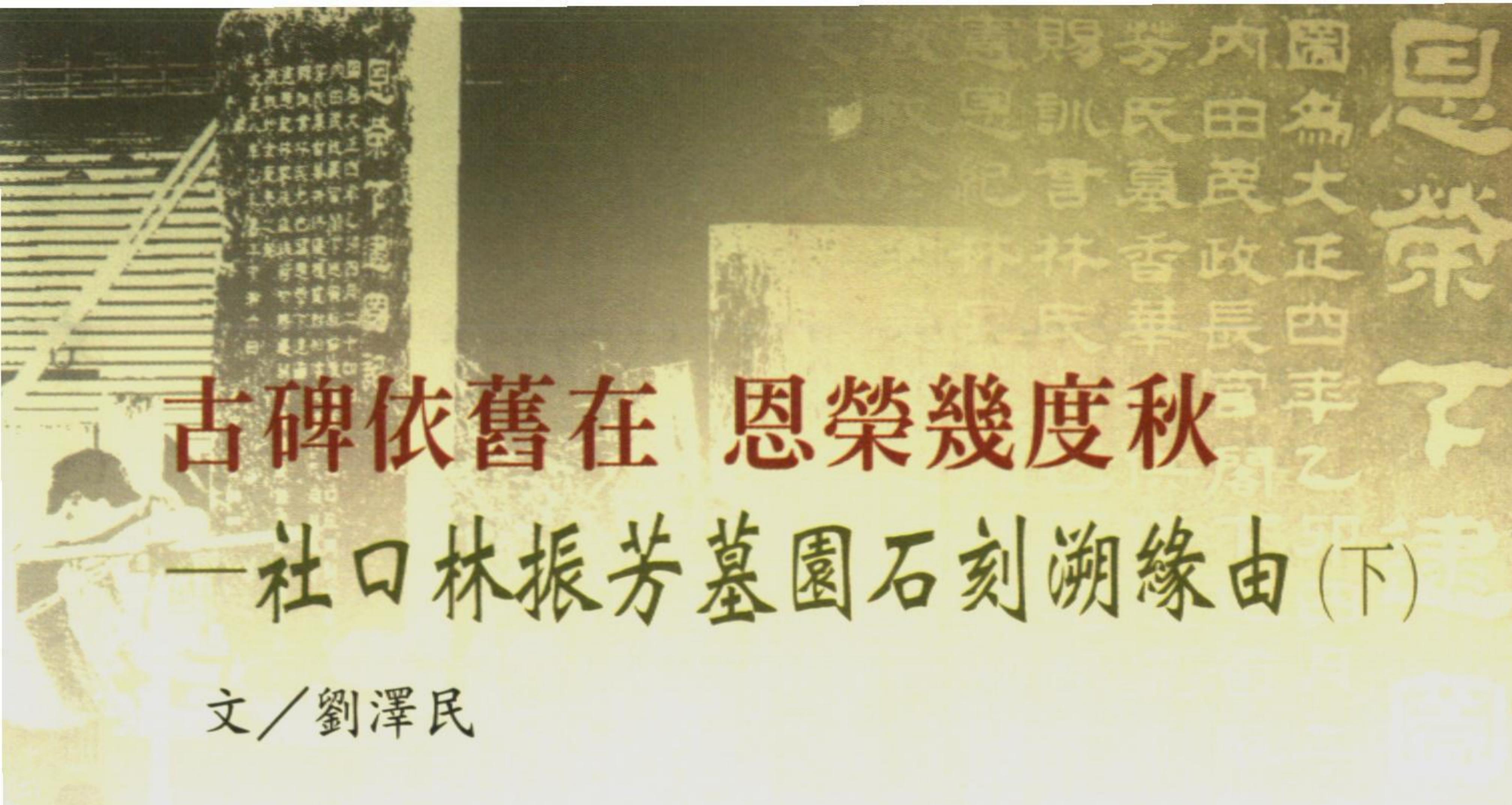


總督府內文官首腦水野遵民政局長雖為雲林支廳長松村雄之進緩頰，桂太郎總督仍斷然上奏懲戒免官及褫奪勳位。（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檔案000001170040031）

取得黑溝台戰役的勝利，開啓日軍後日奉天（即瀋陽）大會戰勝利的先機。

戰爭結束後，他回弘前市含淚向四縣民致歉讓二千左右的四縣民子弟喪生異域。明治政府在1906年5月晉升他為陸軍大將，離開長達近8年的第8師團長職位。之後在翌年3月7日，這位在外曾和大陸、臺灣漢人、原住民以及俄國人作戰，在國內也要面對維新後得勢的山口、鹿兒島縣出身軍人進行必要抗爭的立見尚文，終於結束了輝煌的一生。

（陳文添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古碑依舊在 恩榮幾度秋

一社口林振芳墓園石刻溯源由(下)

文／劉澤民

岡本廳長輓聯

在牌坊上有兩副對聯，其中一副上聯為「忠誠存奉公名聲洽遠邇」，下聯為「孝貞紹祖業遺德垂後昆」，年款為「明治丙午二月」，落款人為「武輝撰并題」（如圖8）。查「武輝」即是岡本武輝，嘉永5年（1852）10月25日生，日本靜岡縣人，明治32年（1899）6月14日渡臺，任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事務官，35年（1902）任臺中廳長兼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事務官，明治37年（1904）兼任彰化廳長，39年（1906）退休回故鄉，明治45年（1912）4月25日逝世，曾獲勳六等及勳五等瑞寶章。岡本武輝在臺中廳長任內事蹟可追查者有二件，一是在東大墩西門街興建「臺中館」，供各地區長到廳會議棲宿之用，另亦供各區書記講習住宿之用。¹另一事蹟是輔導成立「臺灣製麻會社」，《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氏）在任時，盡心公益，

¹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5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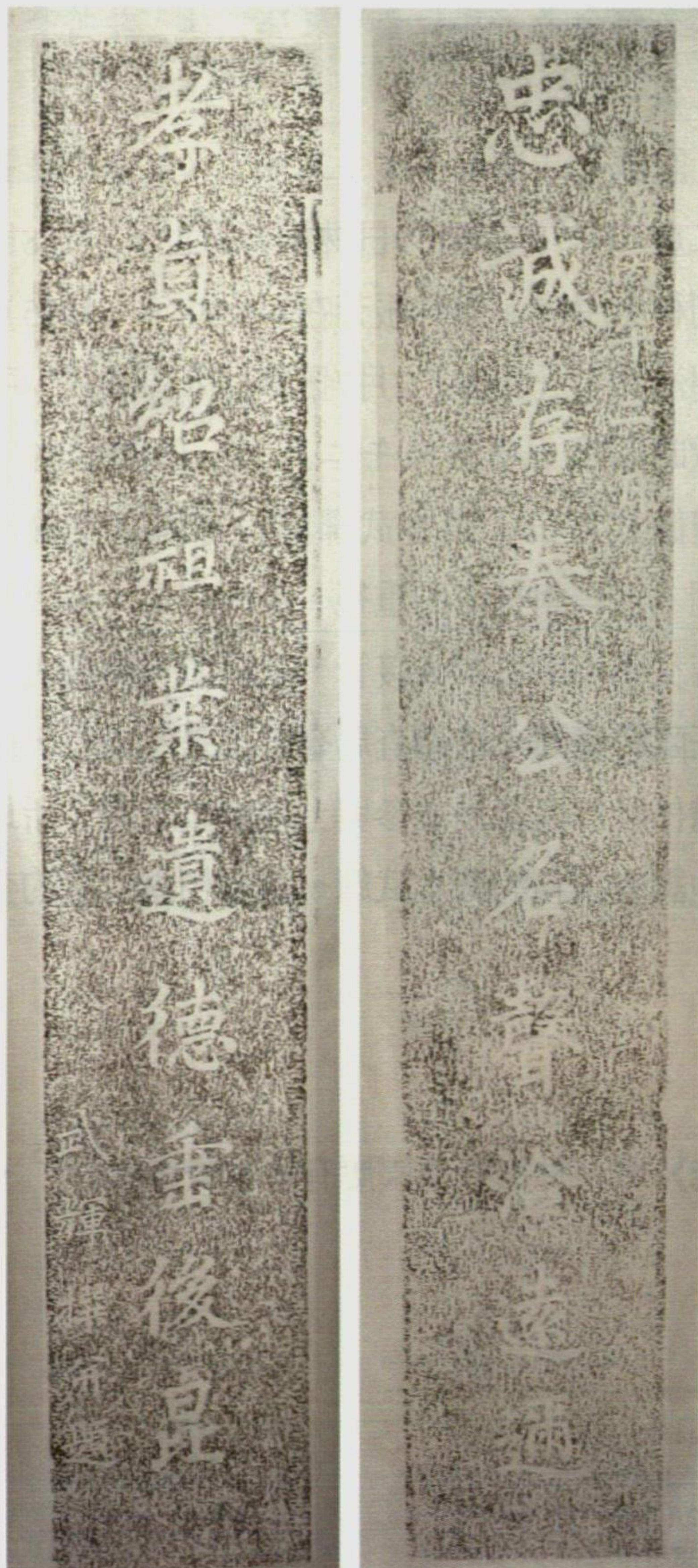


圖8/林振芳墓園牌坊立柱之岡本武輝輓聯拓本，高160公分，寬29公分。

多有建設，而足為永久紀念者，莫如臺灣製麻會社，非特臺中之利而亦臺灣工業之益。」²

據《佐系家譜》記載：「廳長弔唁，五月十八日臺中廳長岡本武輝閣下下臨哀盧。」³亦即5月9日林振芳逝世，5月18日臺中廳長岡本武輝到林家弔唁。但林振芳在明治38年（1905）5月9日去世，直到明治39年（1909）2月7日舉行下葬儀式，所以岡本武輝輓聯落款時間為「明治丙午二月」，即明治39年2月。而在舉行喪禮儀式當日，岡本武輝廳長亦親自到靈前行弔祭禮⁴，顯見岡本武輝對林家的重視。推而究之，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林振芳父子協助日本人接管，對地方貢獻甚大，另一是岡本武輝兼任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中出張所所長，而林振芳之子林佐璿擔任社口區區長並參與土地調查事務，所以與主管臺中地區土地調查事務的岡本武輝，應有相當程度的交往關係。

恩榮下逮碑記

據《豐原鄉土誌》載，林振芳墓園屢有大官貴紳參拜⁵，

2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2月6日。

3 林佐璿，《佐系家譜》，大正10年。

4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9年2月16日，第5版。

5 豐原公學校編，前揭書，頁48。

包括內田嘉吉民政長官、三村三平臺中廳長⁶等。就中當然以民政長官內田嘉吉職位最高，而大正4年（1915）4月23日內田民政長官展墓之時，亦與隨行及林家後人拍照留念，所以林家於大正8年（1919）12月16日在墓園虎邊立有〈恩榮下逮圖記〉碑一通（如圖9）。該碑內容（如圖10）如次：



圖9/恩榮下逮圖記碑，全碑連底座高約3.3公尺，碑座前面有建立此碑之人名，包括林振芳之堂叔崑堂及遺族佐璿等40人具名立碑。此碑周圍現有雜物堆積，不復當年之風光。

6 三村臺中廳長即是三村三平，日本福井縣人，明治3年生，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法律科畢業，明治34年12月抵臺，曾任海事官、總督府秘書官、新竹廳長，大正8年起擔任臺中廳長。

三村臺中廳長於大正5年6月4日參拜林振芳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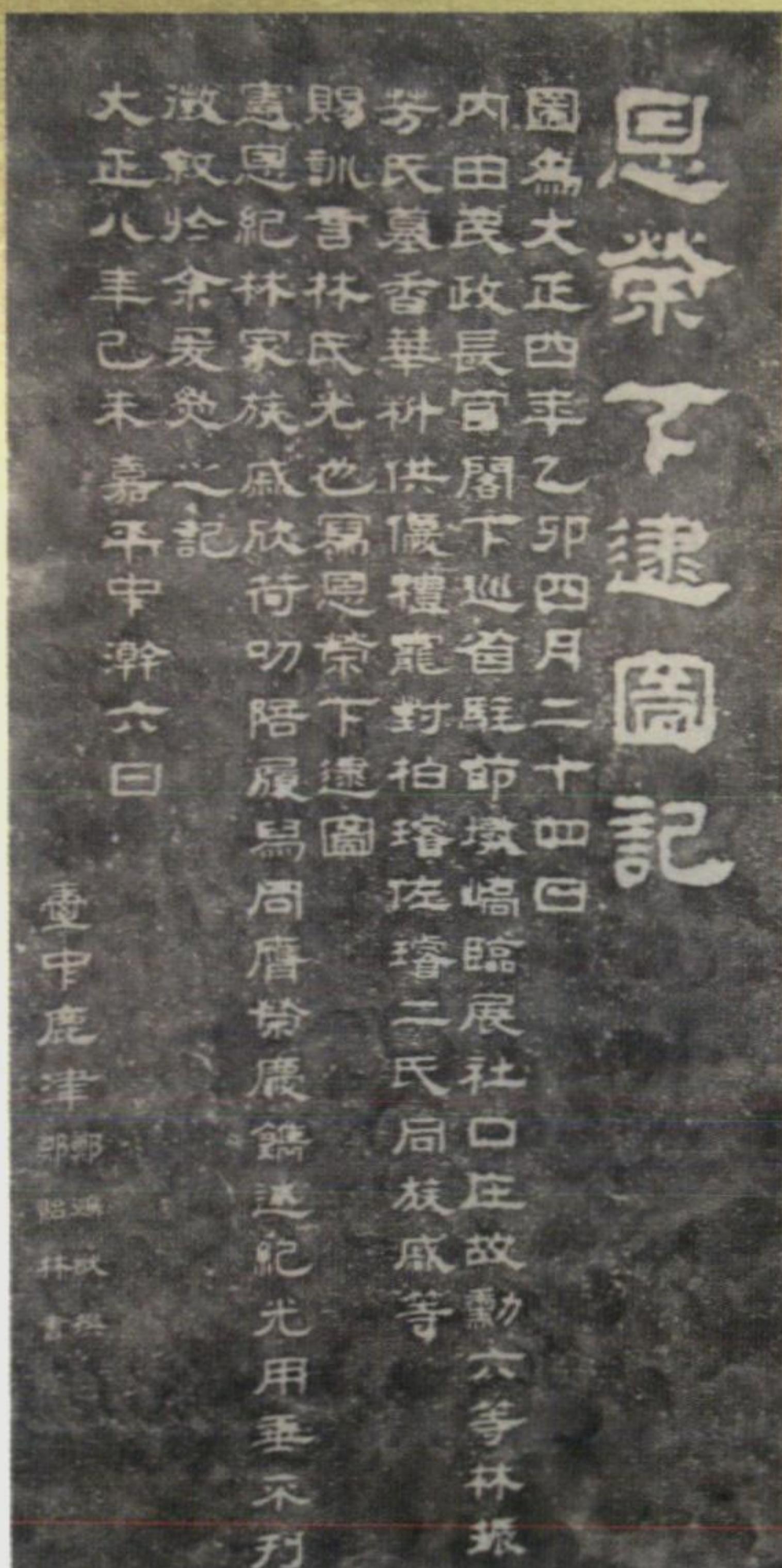


圖10/恩榮下逮圖記碑拓本，高196公分，寬85公分。

恩榮下逮圖記

圖為大正四年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內田民政長官閣下巡省，駐節墩崎，臨展社口庄故勳六等林振芳氏墓，香華料供優禮寵，對柏璿、佐璿二氏同族戚等賜訓言，林氏光也。寫恩榮下逮圖。憲恩紀，林家族戚欣荷叨陪履鳥，同膺榮慶，鑄述紀光，用垂不刊，徵敘於余，爰為之記。

大正八年己未嘉平中澣六日

臺中鹿津鄭鴻猷撰鄭貽林書

內田嘉吉，日本東京府人，慶應2年（1866）10月12日生，明治43年（1910）8月到大正4年（1915）10月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大正12年（1923）擔任臺灣總督。就內田之經歷，似乎是派任民政長官才與臺灣有關係，因此與林家並無淵源。內田言「本具有展墓之望，今茲順便克達目的」，故內田民政長官到林振芳墓園拜祭，應使林家更覺光彩。查內田此行既非專程而往，只是訪查各地行程中的一段，徵之《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可知，當時在中部內田民政長官有3日行程：第1日（22日）下午2點抵達葫蘆墩，4點在東勢角支廳表彰節婦賴阿送、德行者詹日新；第2日（23日）早上7時從東勢角出發，下午3時主持北蕃歸順式。第3日（24日）早上6點從烏石坑監督所第10分遣所出發，11點到東勢角，而後由藤野幹糖務課長引導到新社馬力埔高地苗圃視察，下午2點離開該地；下午4時抵達葫蘆墩，參拜故勳六等林振芳之墓，另亦視察製糖會社；6時22分離開葫蘆墩，當晚住宿於臺中春田館。⁷ 次日再往南巡視。

而本碑碑文之「寫恩榮下逮圖」，即是寫真（拍照），應該有照片，但次日報紙並未見到該寫真圖，而是刊載於同年6月3日第3版。由於報紙是黑白印刷，圖像不甚清楚，但從照片中依悉可見前排11人，都是日本官員，從在中部地區陪同視察人員陣容⁸ 推論，應該包括隨同內田從臺北來的新元鹿之

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4年4月26日、27日報導。

8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4年4月25日報導。

助技師⁹、楠正秋事務官¹⁰、眞室幸教技師¹¹、今田始祐視警¹²，臺中廳在地的枝德二臺中廳長¹³、佐佐木忠藏事務官¹⁴、荒卷鐵之助警視¹⁵、明石真隆臺中醫院長¹⁶、山移定政辯護士等。

9 新元鹿之助，日本鹿兒島縣人，明治3年8月25日生，明治30年6月4日到臺灣。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技師、臺灣總督府技師、兼任臨時臺灣鐵道敷設部技師、補臺灣總督府鐵道部長。著名的事蹟是兼任阿里山作業所技師，因開設阿里山鐵路功績卓著，獲1500元賞金。參見臺灣總督府檔案第3870冊第6件第7至8頁。

10 楠正秋，東京市神田區人，明治3年8月14日生，明治35年12月7日到臺灣。曾任臺灣總督府參事官、臺灣總督府事務官兼任參事官、專任臺灣總督府參事官。參見臺灣總督府檔案第3868冊第9件第5至6頁。

11 真室幸教，日本香川縣人，慶應3年6月14日生，明治35年2月1日到臺灣。曾任臺灣總府稅關鑑定官補、臺灣總督府技手、技師，工作範圍與殖產有關。參見臺灣總督府檔案第3011冊第7件第17至18頁。

12 今田始祐，日本山口縣人，元治元年4月25日生，明治29年2月28日渡臺。曾任臺北縣巡查、警部、臺南縣警部、臺北廳警部、新竹廳警部、樹杞林支廳長、臺東廳警視、新竹廳警視、臺灣總督府警視、臺南廳警視。其事蹟有明治27、8年事件獲勳八等白色桐葉章、大正4年蕃匪討伐，獲勳五等旭日章。參見臺灣總督府檔案第2782冊第14件第7至9頁。

13 枝德二，日本廣島縣人，安政6年2月27日生。明治42年10月25日任臺中廳長、大正4年12月17日任臺南廳長，大正9年9月1日任臺南州知事，大正10年因病免官。參見臺灣總督府檔案第3142冊第13件第8至9頁。

14 佐佐木忠藏，日本山形縣人，元治元年5月15日生，明治28年9月9日在基隆港抵臺。曾任臺灣總督府法院書記、臺北辦務署主計、臨時臺灣工事部事務官、臺灣總督府專賣局事務官、嘉義廳事務官、大正元年至大正5年任臺中廳事務官。參見臺灣總督府檔案第2641冊第4件第10至11頁。

15 荒卷鐵之助，生卒年月及籍貫不詳，曾任恆春廳警部、臺北縣警部、阿猴廳警視、臺中廳警視、臺南廳警視、宜蘭廳長、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16 明石真隆，日本福岡縣人，明治15年2月8日生，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福岡醫科大學畢業，大正元年十月十六日抵臺。大正元年任臺灣總督府醫院長，歷任臺中醫院長、臺南醫院長、兼任臺灣總督府技師。參見臺灣總督府檔案第4044冊第28件第6頁。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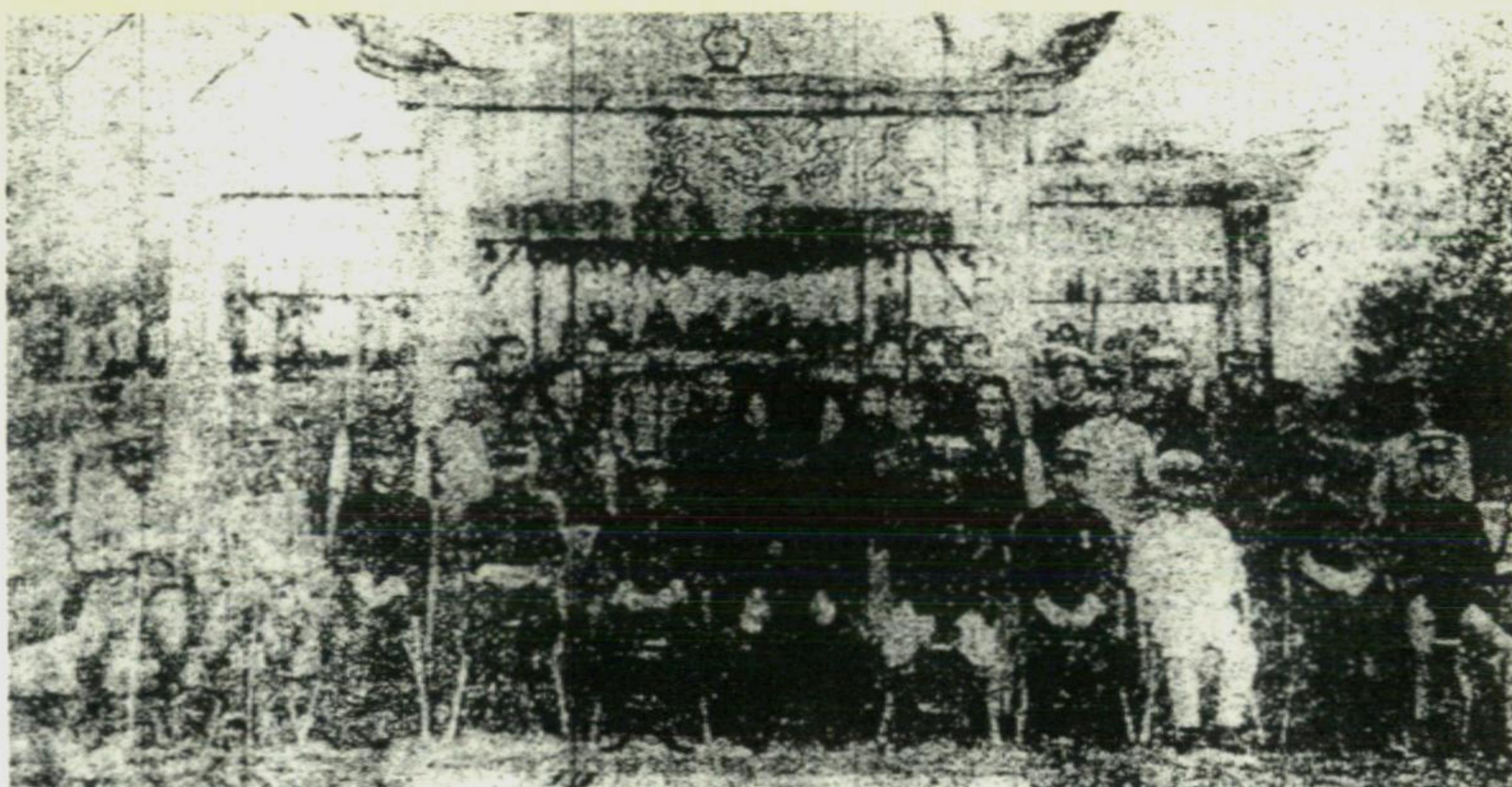
總結林振芳，除常仗義為仁於鄉里，亦善酬唱往來於當道。如臺中辨務署長關口隆正，即與林振芳交情匪淺。關口隆正在〈憶故萊園蘭圃二翁〉詩云¹⁷：「相思樹下月無光，黯淡十年一場夢；蘭圃萊園花落後，無由曳杖採清香。」蘭圃即指林振芳，萊園即指林允卿（明治33年（1900）病逝），此詩作於明治42年（1909），故云「黯淡十年一場夢」，全詩表示對林振芳與林允卿之思念，可見交情之深。其於關口隆正如此，於岡本武輝等官員之往來，想必極為密切。

林振芳出殯儀式，數百人會葬，輓軸達二百幅，如林峻堂（癡仙）之「南極星沈，歷劫靈光歸逝水；東山人遠，一門藍玉繼流芳」，再如葉篤軒之「先生頻遇亂，達權濟變、排難解紛，數萬家粵籍丁男，倍荷帡幪歌至德；大雅竟云遙，猿鶴悲風、杜鵑啼月，幾千輩東瀛士庶，同為哀泣弔英魂。」¹⁸ 葬禮場面之盛大應可想見，惟林家捨知交戚屬輓聯於一旁，刻政界高官弔文於石上，與相去不遠之呂汝玉墓園風格迥異。呂氏墓園完全是詩社文人的石刻，可謂詩人之墓；而林氏墓園，尊崇政界高官之弔唁，可謂聞人之墓。然林墓在凸顯政界恩榮之際，亦猶留有文人之風格，所以後藤新平之弔慰文由稟生王棟

17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11月20日。

18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9年2月16日，第5版。

梁¹⁹以楷書書寫，而內田嘉吉之「恩榮下逮圖記」則由鄭鴻猷²⁰撰文、鄭貽林²¹以隸書呈現。今人踏訪古蹟，尋找前人仗義為仁美談事蹟，在傷感恩榮消逝之餘，尚可駐足欣賞碑刻上名人書法之美。



19 王棟梁，即王汝玉，據《我愛新廣莊》載：王汝玉，幼名其樹，字作廷，官章棟梁，原籍同安縣市尾鄉，同治5年生。參見陳炎正編，《我愛新廣莊》，（臺中縣：臺中縣葫蘆墩文教協會，民國93年），頁39。經再向陳炎正先生請教，王棟梁為今神岡鄉圳前村田寮人，號作廷，21歲為庠生，年歲不大即去世。

20 鄭鴻猷，字澄川，號贊侯，別署湘白鶴山樵，咸豐6年（1856年）生，大正9年（1920年）卒。真、草、隸、篆四體兼善，筆鋒凝斂，融篆隸於一體。鄭鴻猷與施梅樵並為鹿港兩大書家。日治時代任教於臺灣公立臺中中等學校（今臺中一中），教授漢學及書法。

21 鄭貽林，字登如，號紹堂，咸豐8年（西元1859年）生，昭和2年（西元1927年）卒。自泉州歲渡臺至彰化縣鹿港設教，蒙臺澎兵備道劉璈考取進彰化縣學。秀才出身無意於仕進。時人讚鄭貽林「板橋書法兼工隸，秋水才華並善詩」，稱讚其書法、詩文。書法造詣高，以隸書見長，與鄭鴻猷並稱。



日式唐風虎尾寺

文／黃文榮

座落於虎尾鎮和平路、民生路與華南路之間的虎尾寺，是鎮內唯一的純比丘尼道場，也是極具歷史與規模的寺院，但是這一座佛寺卻有不少仍待解決的歷史謎題。一般提到虎尾寺，多稱它是平井住持興建於大正6年的建築。然而根據創刊於大正年間的《南瀛佛教會會報》，可以發現今人所說的虎尾寺興建日期與住持人名等，皆有值得商榷之處。面對這些疑問，筆者擬從虎尾寺著手，試圖以所見資料說明虎尾寺的發展與今日概況。

日治時代的虎尾寺釋疑

虎尾寺前身為大日本製糖工廠區內的曹洞宗布教所，原設於大正3（1914）年，創立目的是服務大日本製糖會社員工，故初期布教所設在大日本製糖會社內民屋，同時兼有俱樂部功能。¹ 這種藉民屋為布教所的狀況，直到昭和2（1927）年坪井

¹ 南瀛佛教會，《南瀛佛教會會報》（台北：南瀛佛教會），14卷12號，頁51。

朴龍²接任布教師後，才有了改變。在坪井師父多年的奔走下，昭和7（1932）年曹洞宗信徒代表會決定向大日本製糖會社借地88坪興建佛寺，於昭和11（1936）年5月正式動工，同年9月完工，11月9日舉行落成式，並為這座新修佛寺命名為虎尾寺。³因此虎尾寺的定名甚晚，前身為大正3年⁴成立的五間厝曹洞宗布教所，後稱虎尾曹洞宗布教所⁵，昭和11年佛寺完工後才有虎尾寺之名。

其次，虎尾寺住持為平井或坪井的疑問，據《南瀛佛教會會報》所載當為坪井朴龍。坪井氏不僅是曹洞宗派在虎尾布教最久，最後一任布教師，任內曹洞宗正式承認虎尾寺的地位，更興修了今日虎尾寺的建築主體。不過他不是日治時期虎尾布教所唯一的住持，嘉義布教所主任原田泰能才是首位住持，亦是曹洞宗在虎尾成立布教所的最大推力，原田氏後來擔任曹洞宗全島布教師總代，改由布教師補松下威雲接任，為代理布教師。⁶次任布教師渡邊靈淳，續任者分別為坪井朴龍（大正9年3月～）、西方透聞、山口玄隆（大正13年4月～）、館寺正龍，日治末期坪井朴龍（昭和2年4月～戰敗）再度回鍋擔任。⁷

2 坪井氏在大正9年曾至虎尾布教，10年深入山區任阿里山布教所住持，昭和2年才重回虎尾。

3 《南瀛佛教會會報》14卷12號，頁49。

4 準此而論，《虎尾郡要覽》所稱曹洞宗布教所建於大正3年是指原田泰能開創時，《虎尾街概要》記載的大正6年則或許是另有所指，但絕非原創時間。

5 《南瀛佛教會會報》14卷12號，頁51。

6 《南瀛佛教會會報》14卷12號，頁51。

7 闢正宗，〈日本曹洞宗派下寺院調查〉，《古今論橫》8，虎尾寺，頁83。

圖1/南瀛佛教會會報關於虎尾寺落成的記載



圖2/日治時期的糖場宿舍區

再者，今人所說的虎尾寺興建動機，也有值得討論的空間。如果由大正3年在大日本製糖會社內民屋成立布教所的時間與地點來看，說與大正4年的西來庵事件相關，是本土宗教為避總督府宗教政策而改奉曹洞宗，恐怕是太過牽強的說法。實際上，曹洞宗布教所的成立與日籍居民有莫大關係。日人原有自己的常用經典與喪葬儀式，台灣佛教無法完整提供這樣的服務，因此曹洞宗到虎尾設置布教所，正是為了滿足這些寓居台灣的日本人，和佛教信徒恐遭整頓而向曹洞宗請求保護較無關聯。故教所內執行之教務，以經典之解釋，祭典、喪禮或祈禱等為主。根據昭和13年的統計，曹洞宗在虎尾的信徒人數有138人，信仰人口以日籍居民居多。⁸

二次大戰後的虎尾寺

二戰後，坪井住持回到日本，虎尾寺由戒淨法師⁹、智妙尼師接管，當時的寺廟由於美軍轟炸，物資缺乏，僅剩大殿。兩位師父為求集資重修，平日以甘藷、野菜糊口，勤儉自持，終於在民國37年增建側殿。民國42年購寺地五百餘坪。51年，戒淨法師圓寂，智妙尼師繼任住持，並於民國58年再建地藏殿

8 《虎尾郡要覽》，頁26。

9 1903年生，30歲於虎尾龍善寺出家，並於台南竹溪寺研究佛學。1946年接任虎尾寺住持。引自闡正宗，《台灣佛教一百年》（台北：東大圖書，1999），頁94。



圖3/虎尾寺全貌

¹⁰ 1917年生，俗姓戴連，16歲隨定妙和尚出家，1941年前往日本東京禪門高等學院深造，1945年歸台。引自陳庭仁，〈古典風華虎尾寺〉，《大崙腳季刊》8，頁8。

¹¹ 〈古典風華虎尾寺〉，《大崙腳季刊》8，頁7。

¹² 關正宗，《台灣佛寺導遊》七（台北：菩提長青出版社，1994），頁23–26。

¹³ 〈古典風華虎尾寺〉，《大崙腳季刊》8，頁7。



圖4/農曆春節前來寺內祈福的民衆

虎尾寺在春節與佛菩薩誕辰，都有大型法會，還舉辦一至七天的共修，農曆七月，則誦持一個月的地藏經。虎尾助念團也定期在此舉行念佛共修，是虎尾地區的佛教重地。

虎尾寺的建築之美

虎尾寺是一間獨樹一幟的日式唐風建築，寺廟周圍以暗紅色石磚修築圍牆，牆內井然有序的花草樹木、庭園式的景觀設計，形塑出幽靜的氣象，搭配各式造型的小沙彌石像，讓走進



圖5/虎尾寺側殿



圖6/日治時代保留至今的佛像

本寺的人們，感受了佛滿人間的清新與愉悅，使這裡成為絕佳的休憩場所與清修福地，在熱鬧的虎尾街上營造出典雅莊嚴的神聖氣氛。大殿為深紅色斜背式屋頂，屋脊刻著虎尾寺三個大字，兩邊的脊座則以圓長形書卷琉璃做成，色澤純樸高雅，別有古色韻味。

莊嚴肅穆的大雄寶殿，主神觀音菩薩跏趺端坐，四周圓柱以原木為材，大殿牆壁以木板石灰結合而成，配飾鐘形窗，洋溢著日式建築的樸素無華之風。殿前有傳妙師父的對聯：

虎伏龍降神通難叵測

尾垂頭點鳥獸亦皈依

虎尾寺側殿分別供奉西方三聖與地藏王菩薩，右側殿為師父齋舍。殿內、殿外的風景可謂相映成趣，顯得極為舒適，讓人有重返過去，不知今夕何夕之覺。悠遊虎尾寺，深深佩服該寺能夠以獨特理念將過去的寺廟和現代生活融於一爐，不但保存了原來建築風貌，亦為後人保留了極具歷史意義的史蹟和見證。

（黃文榮 彰化縣二林高中歷史科教師）

花蓮縣秀林鄉境內的 九宛祠與銅門祠

文・圖／潘繼道

神社不只是日治時期在臺日本人的心靈寄託中心，同時也是日本當局教化臺灣人的措施之一。

最初神社主要建立在平地的重要街庄及日本移民村內，主要服務的對象是日本人。隨著對臺灣社會教化需求愈來愈高之後，慢慢地在漢人人數衆多的聚落也出現神社及社。而在日本人將控制力延伸至原住民部落之後，神社也在「蕃地」中建立，尤其在昭和5年（1930）「霧社事件」平定之後，全臺蕃地更是如火如荼地推展，一方面希望藉此教育原住民，達到敬神觀念的昂揚；一方面也希望藉由宗教教化，以培養、體會所謂的「皇國精神」，為國家、天皇效忠。到了後期武官總督小林躋造推展「皇民化運動」之後，蕃地神社的建立又出現另一波高潮。

對於蕃地神社的稱呼，根據大正13年（1924）4月，總務長官以「總內第1132號文」通達各地方長官的〈神社及社ノ取扱二關スル件〉（〈關於神社及社之辦理條款〉），其中第十一條提到「『社』之文字與蕃社的『社』不易分辨時，用『祠』

這個字，讀作『ヤシロ』（神社）。¹ 因為原住民部落習慣上被稱為「蕃社」或是「社」，如果該地又設置神社，其上連結部落名稱時，容易在稱呼上發生混淆，因此，蕃地神社大多稱為「祠」以示區隔。事實上，如果從規模上來觀察的話，大抵稱為「祠」的，其樣式都比神社、社來得小，且無一定的形制。

由於日本當局的鼓勵，花蓮港廳的原住民部落也在此浪潮的慫恿下，興起一波設立神社的浪潮。位於今秀林鄉的「九宛祠」及「銅門祠」，正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九宛又稱為九碗、卡烏灣、加灣，自清治末期以來即登上清朝官員羅大春、胡傳與日本學者、官員等的著作及踏查報告上。九宛乃太魯閣族外太魯閣蕃加灣社的傳統領域，九宛祠則位於今秀林鄉景美國小後方的高地。

從臺九線灣進秀林鄉景美村新「加灣派出所」前的道路往中央山脈方向前進，即是日治時期九宛祠的參道；沿著參道往前就進入景美國小，這所小學出現於戰後。² 學校西側高地，原本有日治時期的「カウワン（九宛）警察官吏駐在所」，³ 駐在所控制前往九宛祠的參道。

1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神社及社總覽》（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3），頁23。

2 景美國小前身，為民國35年（1946）成立的「佳民國校加灣分校」；民國47年（1958），合併「秀林國校三棟分校」，獨立稱為「景美國民學校」；民國57年（1968）九年國教實施之後，更名為「景美國民小學」。

3 戰後，駐在所改稱為「加灣派出所」。而在民國90年（2001）景美國小擴充、新建校舍之際，加灣派出所經協調，將官舍土地讓出，從學校上方高地遷至今址。



原九宛祠的參道

九宛祠的建立，根據昭和9年（1934）4月6日《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提到：「在花蓮港廳下的主要蕃社幾乎都有神社，蕃人敬神之念正在提高。家住九宛社二番戶的頭目ピワサオワダン希望在社內建立神社，因而向研海支廳提出斡旋方案。其提及在鄰近的ブスリン（武士林，秀林鄉秀林村）、エカドサン（埃卡多散，秀林鄉佳民村）、サンサン（三棧，秀林鄉景美村）等各蕃社，每個都有宏偉、漂亮的神社來守護蕃社，但自己的蕃社內卻沒有神社，感覺非常慚愧，因此，希望本年度務必要建立，同時也希望能夠盡力幫忙……。」⁴

至於頭目背後有沒有警察或者警察輔導的自助團體加以策動不得而知，但申請案並未立即通過。

4 〈蕃社内に立派な神社を建立し度い頭目のピワサオワダンが研海支廳へ願ひ出づ〉，《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4月6日。

另外，根據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所編纂的《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カウワン祠」（九宛祠）鎮座於「皇民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的昭和13年（1938）3月9日。⁵據說建造的當時，利用很多民間、學生、青年團等的力量，一方面讓他們體會對神社服務的精神；一方面也藉此涵養其敬神的觀念。當時九宛祠裡祭祀造化三神（即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與能久親王，但在戰後這座曾經經過頭目極力爭取的九宛祠立即被毀棄，並漸漸被遺忘。

目前的九宛祠遺跡，從景美國小新建校舍北邊空地往中央山脈山邊看，隱約可以見到「鳥居」的頂端；爬上擋土牆後，眼前所見到的是一大片山蘇園及檳榔樹；再往上約走60公尺左右，就可以見到鳥居孤獨地矗立在那，而再往上走一段距離，就可以發現被層層雜草、樹枝掩蓋的九宛祠正殿。祂看起來有點荒涼，不像是曾經被極力爭取過的樣子，不過從正殿的位置往東邊看，可以見到浩瀚的太平洋及長長的參道。在過去經常有人整理的時代，相信祂的景色將更加壯觀。

銅門祠的位置，在秀林鄉銅門村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銅門教會禮拜堂斜後方的中央山脈山麓，其鎮座時間在昭和11年（1936）6月27日，比九宛祠鎮座的時間還早，同樣祭祀造化三

5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1940），頁29。

神與能久親王，而且與九宛祠一樣由花蓮港神社社司兼掌神社相關事務。⁶

銅門是日治時期進入「能高越嶺道路」的重要門戶，「霧社事件」發生時，花蓮港廳的警察隊即通過銅門部落前往支援；同時，藉由銅門可以控制木瓜溪上游的巴都蘭山區。

銅門祠接近銅門蕃童教育所（今銅門國小前身）、銅門警察官吏駐在所。在過去，警察駐在所的日本警察會在重要集會、新年、節慶時，帶領部落居民及蕃童教育所的學生前往參拜。而日治晚期太魯閣族勇士受日本當局徵召出征前，也會前來神社祈願「武運長久」。

銅門祠不僅是教化周遭太魯閣族的重要設施，更守護著當

地日本警察及公務員的安全，並守護著能高越嶺道路的順暢與木瓜溪水力發電的順利。



原日治時期九宛警察官吏駐在所的門柱與景美國小新建校舍

6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臺灣に於ける神社及宗教》，頁29。



從山蘇園及檳榔樹叢中所見到的九宛祠鳥居



被層層雜草與樹枝掩蓋的九宛祠正殿



日治時期花蓮港廳愛國婦人會與兒童等於演藝會結束後銅門祠前的記念照片（翻攝自林えいだい編，《臺灣殖民地統治史—山地原住民の霧社事件・高砂義勇隊》（福岡：梓書院，1995）

根據花蓮鄉土教育暨考古專家王天送老師的研究，原本在銅門祠立有紀念碑文，以紀念霧社事件中殉職的警察與老百姓，但在戰後紀念碑被推倒了（一說是在中日斷交時）。原本銅門祠前面有一座廣場，每年日本警察指導舉行祭祀時都很熱鬧。

目前銅門祠被檳榔、樹叢、姑婆芋、雜草等包圍，且變成了私人的土地。除了被推倒的水泥石柱（應該就是紀念碑，其表面已長滿青苔，紀念碑文已遭破壞）之外，還有兩座石燈籠；原本正殿的位置，上頭被「廢物利用」，裝上了小水塔。據地主表示，他即將要蓋房子，屆時將把這個遺跡整個移除。

日治時期遺跡一個一個遭到破壞、遺棄，相當可惜，應該要好好地保存它們，作為教育後代子孫的教材。現在很多人反日、仇日，但卻不知日，值得我們深思。這幾年秀林鄉公所正在加強地方產業的振興及推動觀光業，如果把這些曾在日治時期擔任重要教化角色的神社加以整理、維護的話，一方面可以教育太魯閣的孩子瞭解祖先曾經經歷的異族統治；一方面也可以將觀光業結合歷史，以增加旅遊的文化深度。

（潘繼道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被推倒的銅門祠紀念碑



現存的銅門祠石燈籠



被「廢物利用」裝上小水塔的銅門祠正殿



「中壢神社」狛犬 移鎮「忠義祠」

文・圖／陳盛增

座落中壢後火車站，龍岡地下道出口，中北路交叉路口旁，有一間不甚起眼傳統小廟，類似土地公廟，卻名「忠義祠」，當地人稱「大墓公」。廟前有對石獅子鎮守，牠們原是中壢神社的石獅子（一般稱狛犬或高麗犬），兩者原本不相干，卻譜出一篇糾葛百年少為人知的血淚史。

一、大墓公之歷史沿革

1895年，清廷因甲午戰敗，被迫割讓臺灣予日本。割台之舉消息傳來，全台有志之士，反對被異族統治，出錢出力，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最後一任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領導台民繼續抗日。而唐大總統不久即棄台匆匆內渡，致台北城群龍無首，唐之部屬開庫銀散餉，這些河南兵因身懷巨餉，欲潛逃內陸，循縱貫路南下，途經中壢遭民劫殺，曝屍遍野，經中壢街庄士紳等號召檢集遺體，由庄民湯阿秀獻地興建墓塚，將附近萬善公（大墓公）之骨骸一義塚諸君神位與被殺粵勇之神位兩者合而為一。



忠義廟現貌。原中壢神社之狛犬，被移至拜亭雙柱兩旁，改成「阿（虎邊）↓↓
吽（龍邊）」型擺置（虎邊阿形狛犬被盆栽遮住）。

大墓公創建於明治31年（西元1898年）7月16日，訂定農曆7月16日舉行祭典，由本邑分五區輪流祭祀。民國39年復由游天增、劉增祥發起，增建拜亭乙座。此時因中壢神社已遭拆除，原地設立桃園縣立中壢中學，原來的神社石獅閒置未用，有心人士建議移至大墓公，增加美觀並為墓塚守護神。民國65年，大墓公附近已發展成街衢，墓也因年久失修，適逢龍岡路拓寬，又橫在路中，有礙觀瞻，經劉坡榮（主任委員兼總幹事）鳩資興建，將義塚由墓形改成祠宇，於民國65年2月30日舉行落成慶典，並更名為「忠義祠」沿用至今。¹

¹ 參見碑文及本廟之主委劉坡榮口述。劉主委為舊照片提供者，已於93年12月亡故。

二、河南兵含冤百年永不償

筆者昔日常聽家父提起河南兵之點點滴滴，初誤認為大陸河南省籍兵勇，或荷蘭時代荷蘭人，唯據民間文史工作者竹東黃榮洛考證，當時台灣應無河南籍兵勇，而是巡撫唐景崧舊部親信廣東珠江流域河南營兵，屬粵籍。唐棄台，粵勇非但不抗日，反而與台灣民主國部衆屢發生衝突，又有搶劫強暴不法之事，罪不可赦，引發全台公憤，乃被通令擄獲者格殺勿論。

某日這批身負巨餉的粵勇，循縱貫線南下，欲往新竹紅毛港內渡，途經中壢後寮石頭庄²。當時有一少女正在放牧牛羊，因士兵衆多，牛羊怕生，受到驚嚇四處奔跑，少女心急大聲呼救，兵勇好心攔阻羊群，被誤認搶羊，少女和兵勇追回牛群，互相追逐，狀似嬉戲，又被誤解欲強暴少女。一時庄民引起公憤，愈圍愈多，發生爭執扭打，兵勇身藏的銀兩抖落滿地。民衆又搶成一團，爆發大規模搶劫銀兩殺戮戰，兵勇死傷慘重，部份



忠義祠廟匾以泥塑開口回首立獅作匾座（阿形←→阿形）。

2 後寮為中壢老地名。

逃到中壢後火車站，一口二三甲大池中央³，庄民仍不放過，將池水放乾，把他們趕上岸，身上錢帛兵器一律沒收，處決前河南兵跪地求饒，訴說無辜只求免死。殺者說現在正欠菜餚，殺你做菜，有的殺完還挖其心臟，言吃心補心，吃肝補肝，吃胃治胃痛等，致無一倖免，全數殲滅。⁴

此一屠殺河南兵事件，立刻造成轟動並漫延各地，如龍潭三角林烈士祠，新埔二十七公廟、竹東、峨眉等地，亦陸續發生劫殺事件，今所遺留墓塚祠宇均是。此一慘絕人寰大悲劇，事後甚少被人提起，這批客死異鄉的河南兵的人數、名單迄今仍不清楚。筆者多次親訪湯阿秀後代，均閉門謝客，一問三不知。



忠義祠主祀「義塚諸君之神位」，左邊另祀「大墓公之神位」，兩者同為無主孤魂，共祀一堂為臺灣少見。

知，到龍潭三林村烈士祠訪問耆老，亦所知有限，新埔二十七公廟管理人和當地耆老，亦僅略知一、二，表示當時共死了二十九名，二名另葬它

3 根據徐貴榮91年聯合報報紙資料。

4 黃榮洛編著《渡台悲歌》乙書。

處，其餘則不清楚。家父曾表示：劫殺河南兵者，其後代事業並不順利，且子嗣單薄有絕後之虞，而收留或救河南兵者，其後代則較興旺，或許在冥冥之中，有收拾曝屍遺骸的功德吧。



忠義祠之龍邊供奉「福神」原為大墓公之土地神，後因蓋成廟宇後一併遷入祠內，成為福德正神受人祭拜。

三、中壢神社

位於中壢市三光路上的中壢高中，原為中壢神社社址，神社鎮座式（神靈安座儀式）

於昭和14年（西元1939年）10月15日舉行，原址為三座

屋宇三座屋179號，在今中山路邊原有一座鳥居，為神社入口參拜道，進入到靠中央西路邊又建一座鳥居，並向左轉90°進入正殿，後方則為供奉主神神殿（今中壢超然亭）⁵。

中壢神社主神為豐受大神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豐受大神是日本穀物女神，天照大神祭祀於伊勢神宮內宮，而豐受大神則祭祀於伊勢神宮外宮。能久親王乃伏見宮一品邦家親王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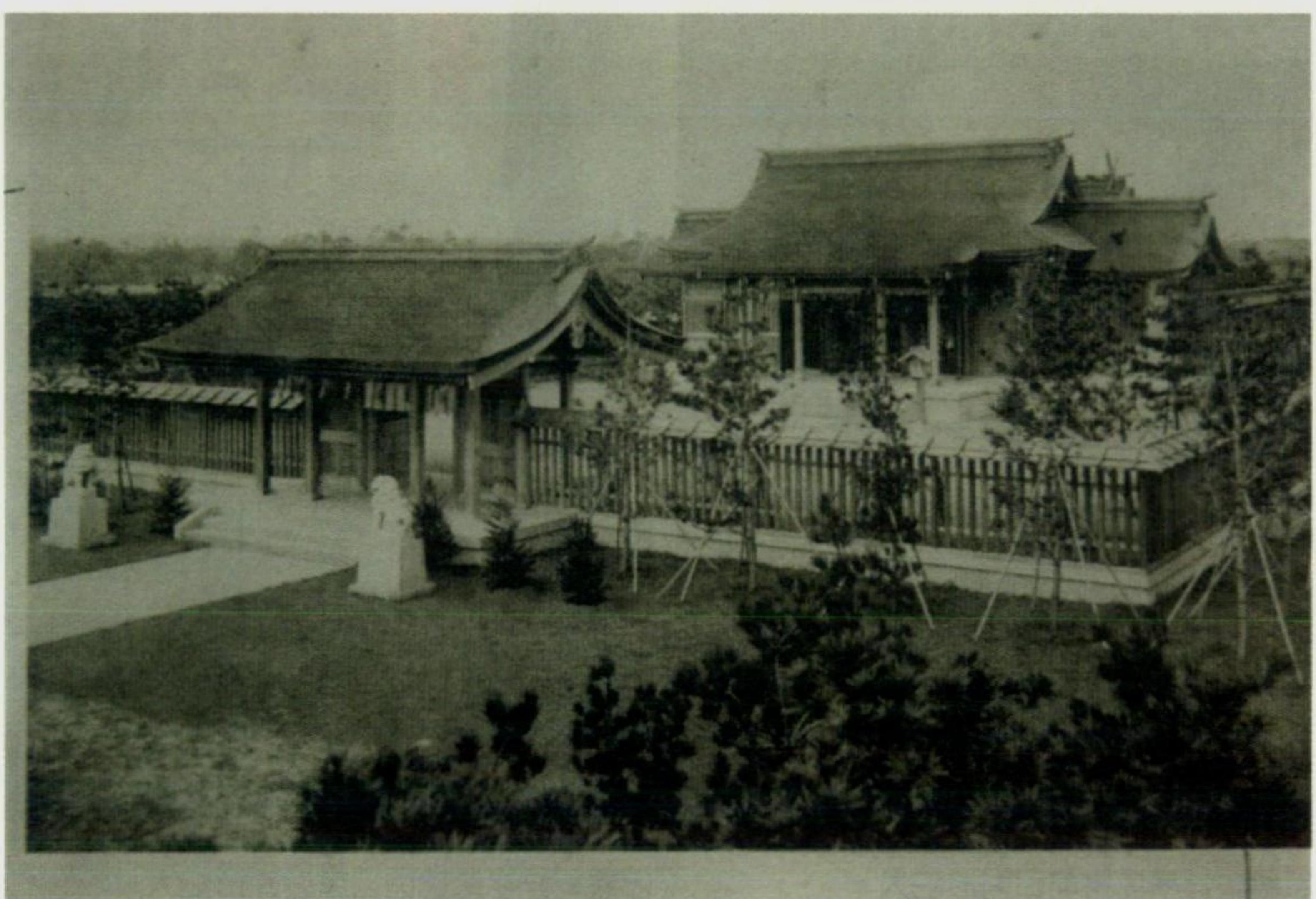
5 詳見<http://applepig.idv.tw/kuon/special/misc/linjya/chungli/chungli.htm>陳盛增，「中壢神社」。



中壢神社，鏡頭遠處看到開口阿形狛犬←型擺置。（翻拍自 昭和十七年三月「中壢實修農業學校第六回卒業記念寫真帖」）

個兒子，為明治天皇祖父養子，故排行為明治天皇之叔父。明治28年任近衛師團長，在同年於遼東半島受命來台，5月29日從澳底登陸，轉戰臺灣西部各地，於10月底病故台南。親王在台灣西部行軍各休息處均設遺跡所，而中壢設在仁海宮對面南門塘，光復後遭破壞拆除。目前還剩土堆石砌，而仁海宮也因能久親王曾宿一晚，而聲名遠播，在皇民化運動時被指定為廢廟燒神祇場所，凡新屋、觀音、楊梅各寺廟神祇皆集中於此，時中壢街長三上敬太郎書：「寺廟神の昇天」一書，獲總督府嘉許。

中壢神社拆除後，現址改建成中壢中學，筆者典藏的「中壢實修農業學校畢業寫真帖」及「中壢家政女學校第一回卒業記念」兩本當年畢業紀念冊內，有數張中壢神社的圖片。中壢



中壢神社，圖中狛犬是「一一型」，推測是「吽→←阿型」擺置方式。



神社の清掃奉仕

「神社の清掃奉仕」圖，學生到中壢神社作清掃服務，圖左看到開口狛犬。（翻拍自昭和十八年三月「中壢家政女學校第一回卒業記念」）。



忠義祠拜亭虎邊開口阿形狛犬。



忠義祠拜亭龍邊閉口露齒吽形狛犬。



忠義祠龍邊閉口狛犬背影，底座有「昭和十四年一月」

實修農業學校簡稱中壢農校，光復後更名為中壢國中，即現在台一省道旁現址。原中壢神社社掌三森淳男（已過世多年）夫人三森久子，現齡86歲，將許多珍貴神社祭典老照片提供為中壢中學校史館典藏，筆者據此撰文刊於民國89年10月14日「中壢中學60週年校慶專刊」，同時也將此項圖文資料上網供各界瀏覽參考。

四、小結

筆者走訪調查地方逸聞歷史多年，回溯河南兵被殺事件已超過百年，中壢神社拆除亦逾一甲子。中壢忠義祠安置及奉祀的河南兵遺骸，係因清廷割台之後，留在台灣因故被庄民殺害的粵勇，而中壢神社奉祀的主神之一則是日本攻台第一大功臣能久親王。在戰後神社遭拆除，原來守護神社的狛犬，居然移來鎮守河南兵和無主的義塚，歷史的弔詭竟然將敵對者湊合在一起，並且主客易位，原來是征服者神位的護衛者，如今卻擔任被征服者的靈骨鎮衛獅，狛犬若有知，亦當視政權轉移為一場荒謬的遊戲吧！而此歷史趣味，正象徵台灣文化歷程的發展特色—多種族融合的文化包容性與延展性，豐富了台灣獨有珍貴文化資產。

（陳盛增 中壢文史工作室執行長）



話說糖塔

訪談・記錄／楊惠仙

時間／95年3月

地點／彰化縣鹿港鎮

糖塔與我

81年前，大正14年，我出世於鹿港，父親從事建築木工，給我取個名字叫施石柱（圖1）。父親在我年僅九歲時即過世，家庭經濟並不好，大約我十多歲時，就得幫忙母親謀生計，於現今鹿港第一市場的米市街上擺攤做買賣，當時鹿港地區就僅此一處傳統市場，熱鬧滾滾，加上我個性隨和與海派、貨品又實在，使得生意總是鄰近攤位中最好的。一開始，製作些糖製品出售，如：糖葫蘆、糖蔥等，所以對糖的特性頗為熟練。當時，糖塔是拜拜時的祭品及小孩的零嘴，見人製作糖塔，自己試做數次，很快就上手了，於是，糖塔便成為我做生意的一樣商品。

糖塔原是祭祀用的牲禮祭品之一（圖2），隨著宗教信仰，從大陸的福建省泉州、潮州地區來到台灣。糖塔主要是以傳統信仰中的吉祥物為造型，寶塔、龍鳳、魚、雞等等，變化多樣。



圖1

平日最常祭拜的是魚、雞與豬頭造型的「素三牲」（圖3），拜天公、元宵節或大型的神明會、搭壇建醮時，頭家、爐主則必備較大型的九層寶塔、龍鳳造型的糖塔，象徵對神祇的尊崇，也有兒孫獻糖塔以賀高壽，舊式婚俗中也有用鴛鴦糖塔做嫁粧，代表甜甜蜜蜜。一般使用的數量皆為單

數，以三對、五對為多。今年鹿港的靈興宮即於元宵節前，向我訂作了龍、鳳、寶塔三件組三組，以作為祭品。

經營糖塔生意期間，最風行時，約有二、三年的時間僅以批發糖塔為生。光復後初期，曾流行類似小賭的抽牌方式買賣，如：數人同時各抽一張牌，一牌一分錢，其中僅有一張牌能兌換糖塔，沒抽中就什麼也沒有了，因此，還曾經被警察告誡。民國四十多年，曾遊走於全省各個人聲鼎沸的傳統市場，以棉線繫上各式大小不同的糖塔，有鳥、花、魚、戲偶等造型，一分錢一抽的抽籤的方式做生意（圖4），成為小孩的最愛。後因

工商業的逐漸發展，糖塔被新開發的各類型糖果取代，加上它質脆易撞損、不易攜帶等特性，而逐漸退出市場。我也逐漸轉做玉蜀黍、枝仔冰、水果等買賣生意。



圖2

糖塔製作工具與步驟

一件糖塔模具通常由數片木雕版組成，例如：我現在使用的塔型是六片組（圖5），一次僅能製作一件，龍鳳、雞、魚則均為三片組，中間那一片為雙面雕刻，一次可做二隻，模具組外側通常有編號（圖6）或刻線條（圖7），以方便正確組合，順利做好糖塔。模具很重要，如木質不好、或製作過程不夠紮實，則糖漿一灌入即流出，無法成型。材質以樟木為佳，好的模具可以使用很久，刻工也較精細講究，我現在使用中最老的模具是雞組（圖8）、獅與魚組（圖9）、玩具組（含人偶、花籃、槍與公雞）（圖10），均為三片組，約有近五十年的歷史，且是出自薪傳獎木雕大師李松林之手；另有一不堪使用的龍組（圖11），是從糖店買來，不知誰雕的，卻有超過60年以上的歲月，有些老模具則因我老家屋頂漏水，受潮後腐蝕而丟棄了。



圖3



圖5



圖4



圖6



圖7



圖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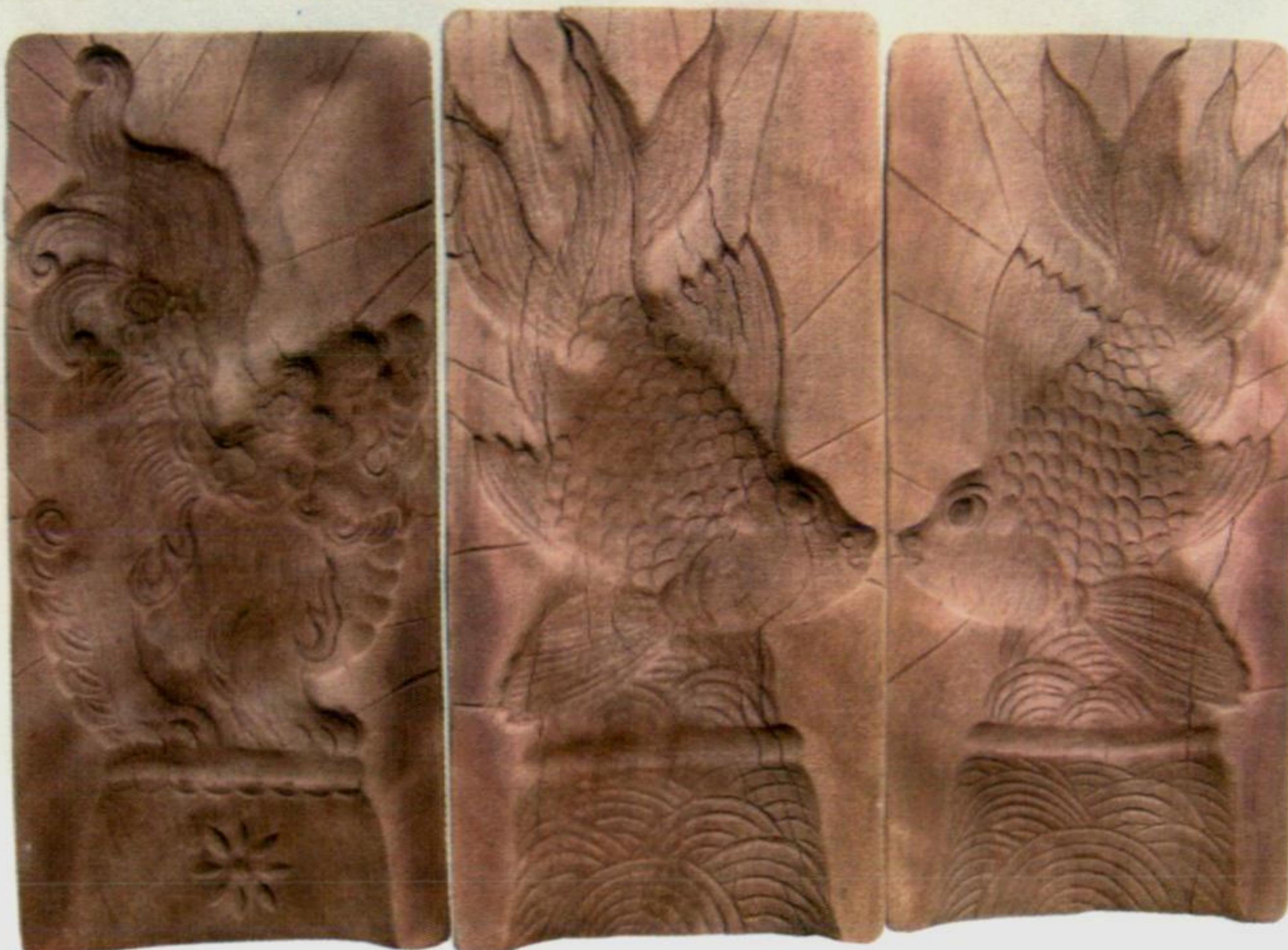


圖9



圖10



圖11



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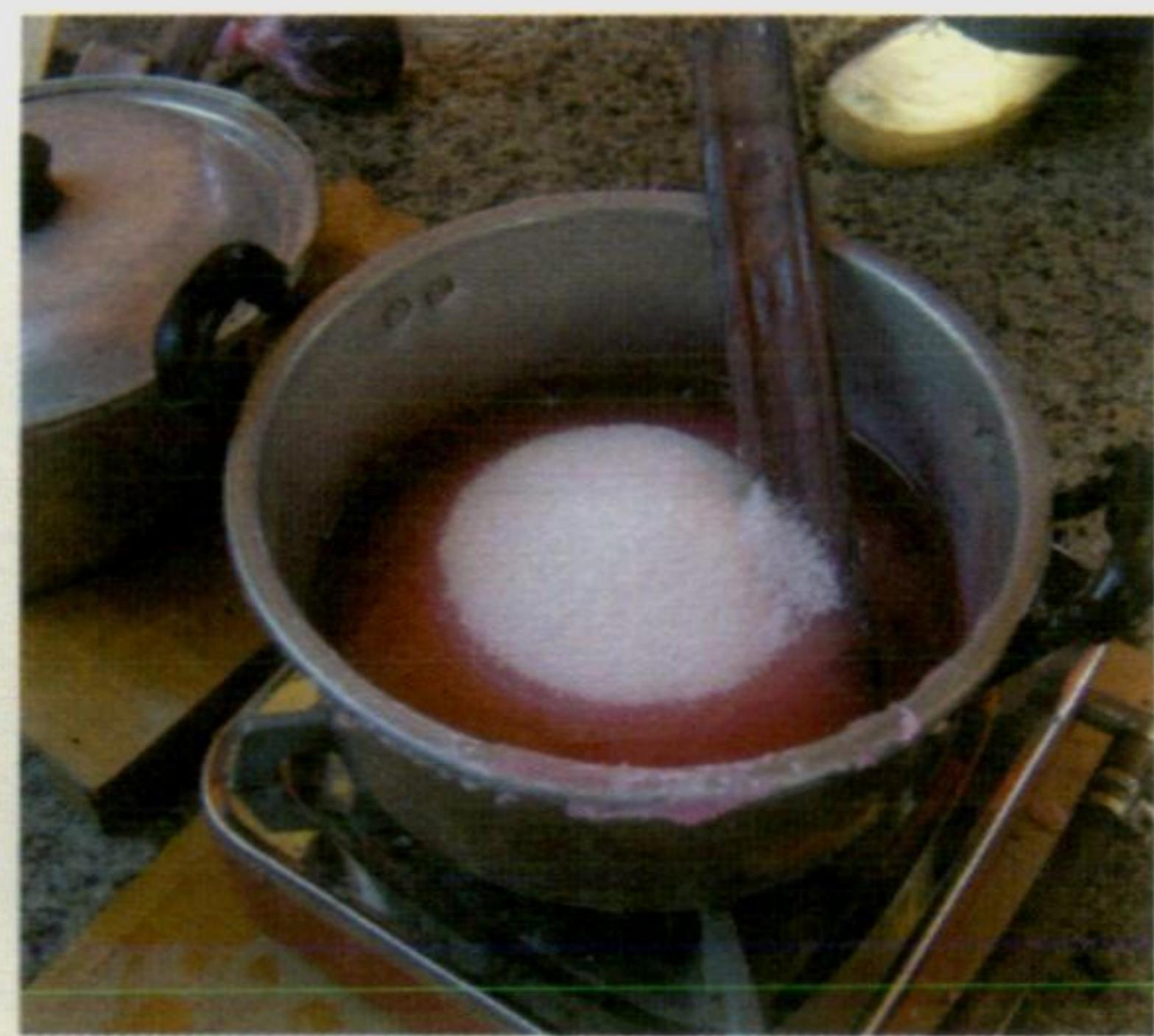


圖13

台灣現今已無人承製糖塔模具了，四年多前，我委託大陸經商的兒子從廈門帶回的寶塔及龍鳳，但是並不牢靠，一是模具會沾黏糖漿，一是使用數次後，即需另製螺絲鎖以輔助木瓣的契合、減小空隙。

糖塔的製作原料很簡單，就只有白砂糖及水，也可視需要加入食用色素，如：於祭拜時使用，傳統以紅色較討喜。經過煉煮的糖，吃起來有一種特別的香味。

- 糖塔製作的主要步驟是煮、煉、攪、灌注、水冷、脫模：
1. 製作糖塔的前二天，即需將模具完全浸泡於水中（圖12），讓木質模具飽和含水，以便糖漿倒入後，糖漿迅速凝結成固體且不沾黏模具。
 2. 視模具大小不一，將適量的水、白砂糖倒入容器內以大火熬煮（圖13）。
 3. 開始熬煮時，須不斷攪動以防沾鍋、燒焦（圖14）。俟砂糖

完全熔解且沸騰後，加蓋續煉煮20到30分鐘到糖『熟』透了。

4. 趁煉煮時，備好模具：取出浸泡於水中的模具，摳緊籤圈（圖15），以防糖漿倒入後滲出。
5. 在糖漿灌注於模具前，需檢視「煉」的工夫，即糖是否『熟』透了？如時間、火候不夠，糖未熟，則糖塔無法成型。檢視的方式是以攪伴的竹瓣沾舀少許糖漿（圖16），壓平迅速浸水使之凝固，手折此糖片（圖17），如卡喳一聲斷裂，表示硬度夠，即可進行下一步驟；否則繼續煉煮。
6. 煉足的糖漿，於灌注前需經快速的攪拌，使之成為濃稠狀，謂之『還砂』（圖18）。
7. 小心翼翼的將糖漿灌注入模具（圖19），隨即邊轉動模具邊傾倒出多餘的糖漿（圖20），使塔身六面厚度均勻且中空，適當的厚度易於被模具所含的水分凝固。
8. 輕輕剔除模具口多餘的糖結晶（圖21）。



圖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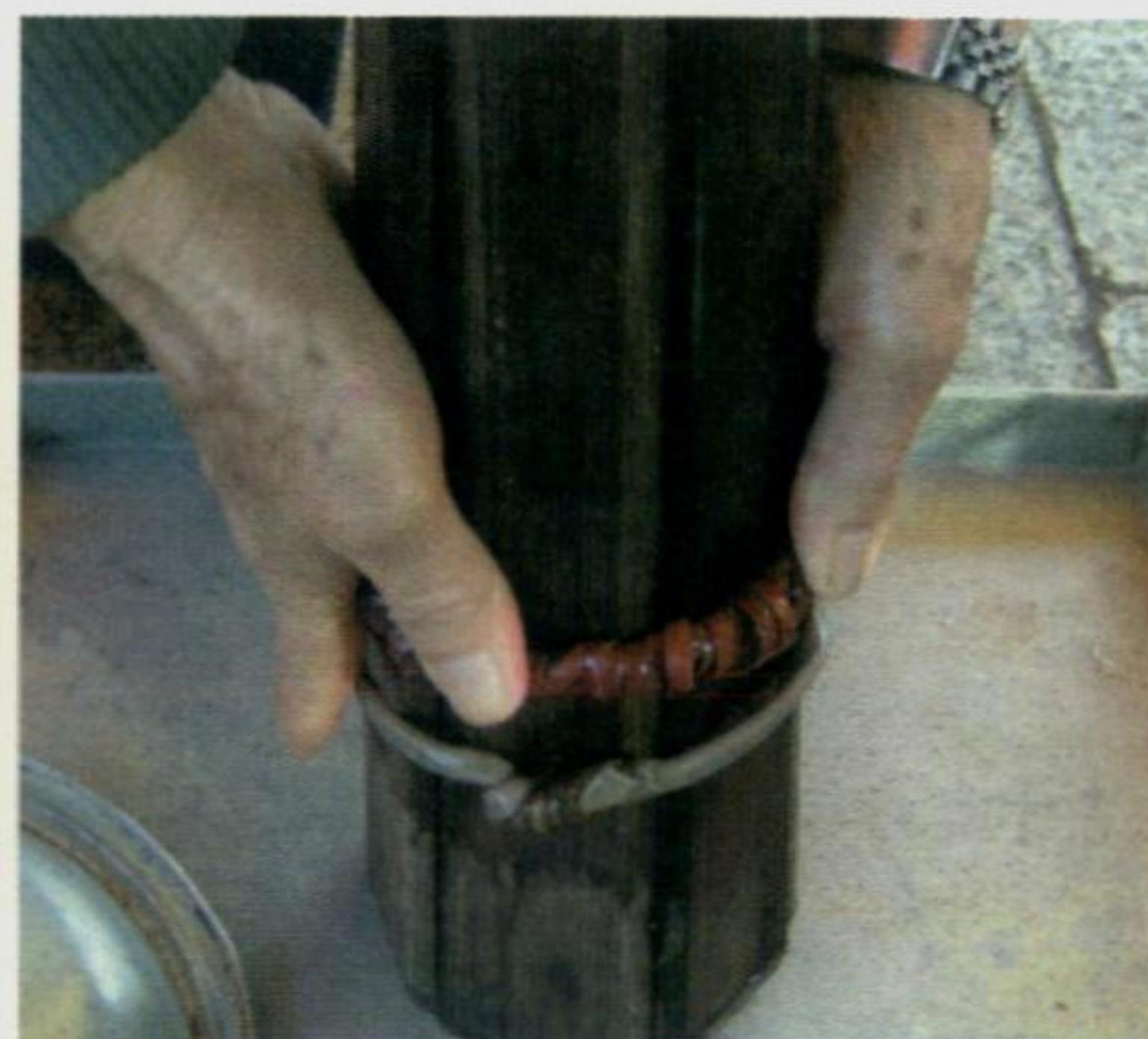


圖15



圖16



圖17



圖18



圖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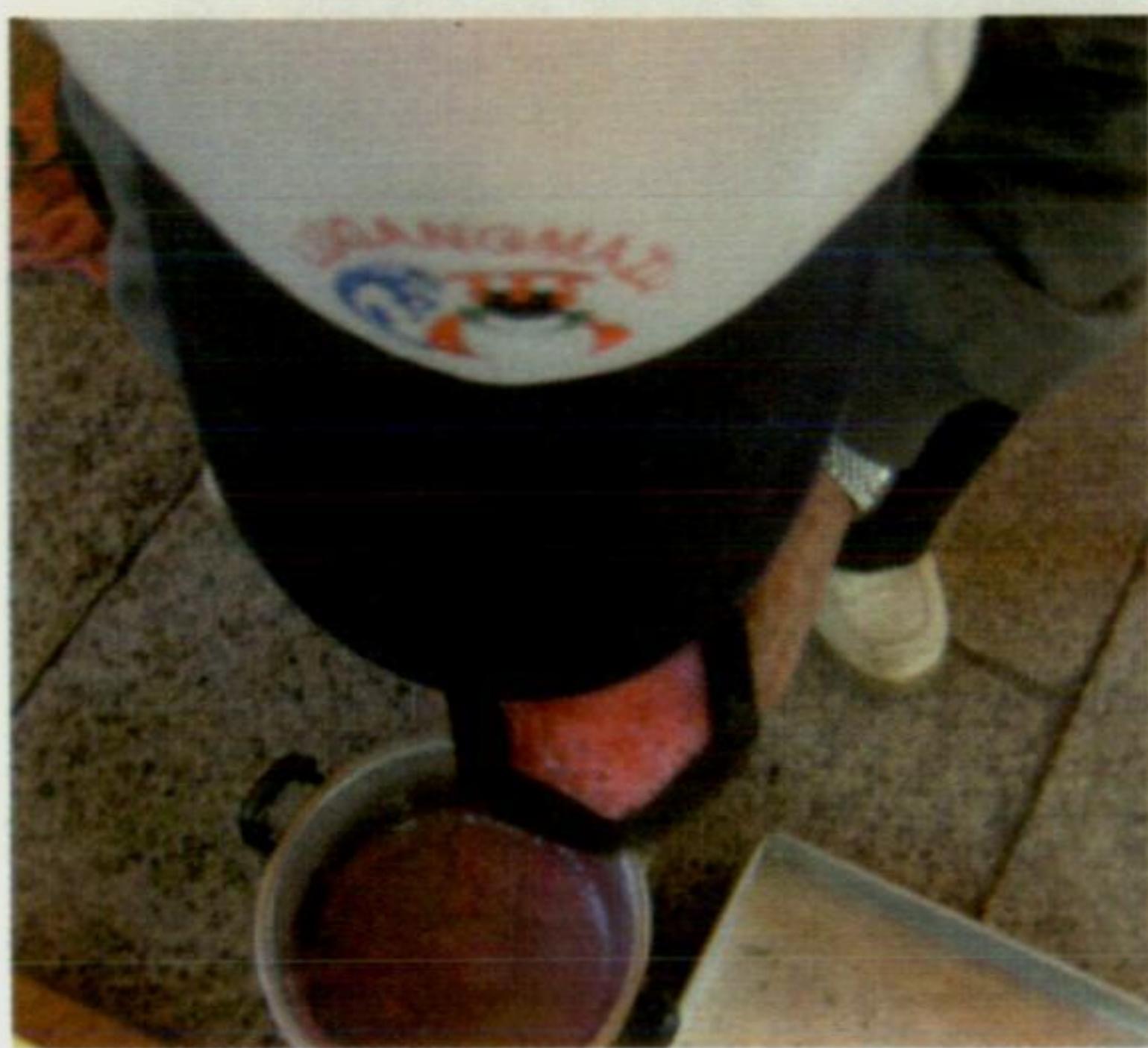


圖20



圖21

9. 最後取出籤圈，逐一卸下模具（圖22），便大功告成（圖23）。

風光不再

昔日，物質條件差，除了小孩愛吃糖，大人吃糖也是「吃好」的表徵。但現代人不時興吃甜，糖塔的高甜度及添加色素，已經不復被講求低熱量、自然食品的消費者接受，我偶而應地方文化活動展示，很難博消費者青睞，老實說，價錢也不好，一件僅定價一百元，主要是地方文化團體相邀，旨在共襄盛舉。



圖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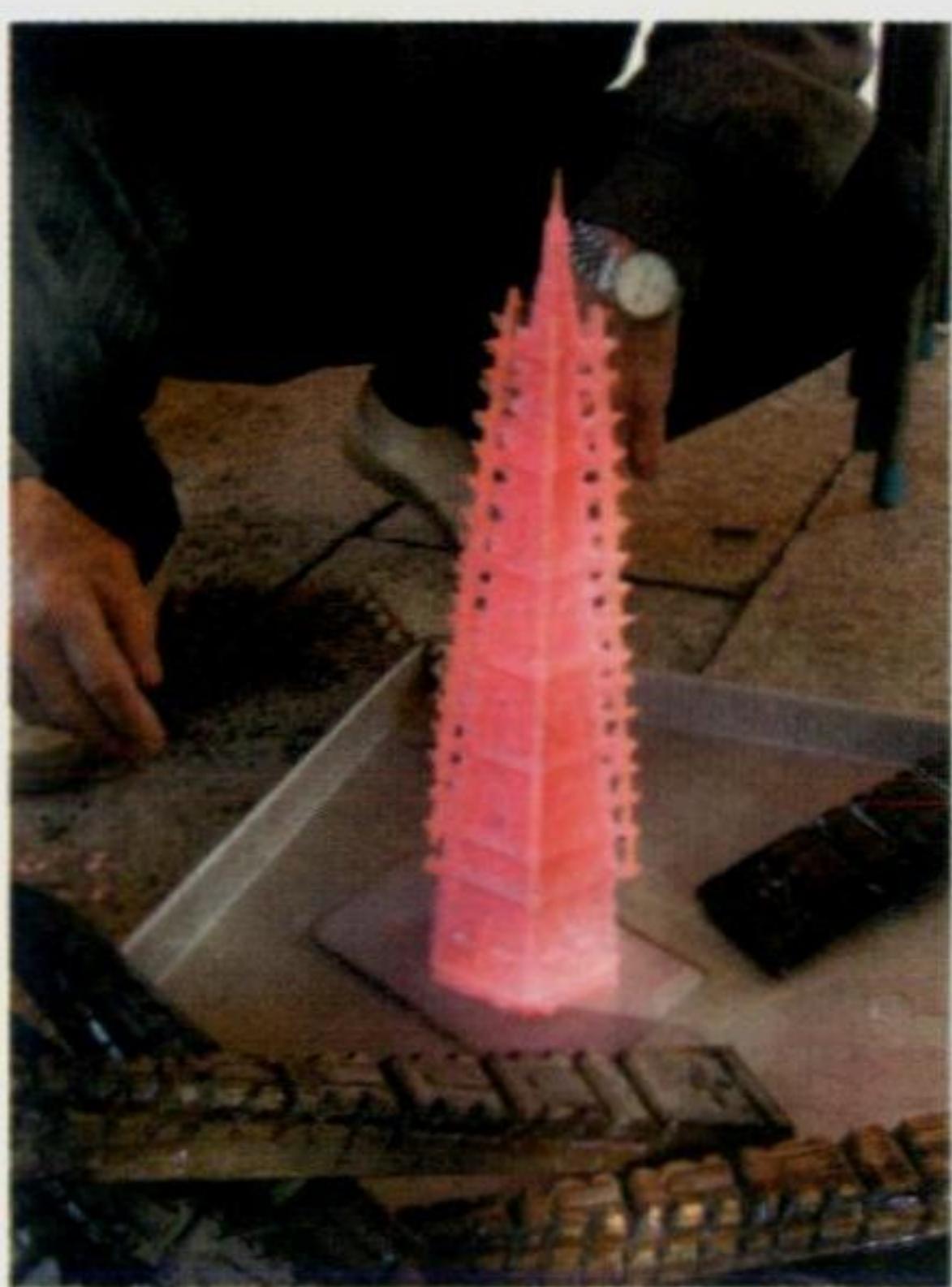


圖23

目前，已經很少人會做了，僅聽說台南也有一位；我已經八十多歲，我的兒孫也有自己的事業，不會學習這技術，最後，這糖塔終要失傳而走入歷史。

平日，我多於兒子的玩工具廠幫忙些零工，活動筋骨。遇寺廟祭祀活動有人前來訂製，或公家單位舉辦文化活動，邀請表演與展出，我都很樂意參與。有歲數的中老年人，看到這糖塔，也會再度想起有趣而甜蜜的童年生活，而我，也會同樣感受到歡樂。

臺灣文獻

別冊
17

歷史的 · 鄉土的 · 趣味的

編輯委員 / 溫振華 戴寶村 林美容
劉峰松 林金田 蕭富隆
劉澤民 陳文添 林文龍

發行人 / 劉峰松

總編輯 / 林金田

主編 / 陳聰民

編輯 / 簡秀昭 李榮聰

美術設計 / 川磊印刷 黃淑貞 黃鈺晴

出版者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 / 540-43南投市光明一路252號

電話 / 049-2316881-403.407(分機)

傳真 / 049-2329649

郵撥帳號 / 212171761

戶名 /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電子信箱 / twhc@mail.th.gov.tw

印刷者 /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本冊隨《臺灣文獻》季刊第五十七卷第二期發行 附贈